



正氣錄

又 7  
4087





明史  
卷 4087  
卷

嗚呼壬辰倭難之初參  
議高公倡湖南起義旅  
凡檄書通文徃復亦隨  
彙為一帙不出於參議  
手筆則出於臨陂兄弟  
之手一家忠義之辭萃



於此編烈之之氣溢於言  
外嗚呼其可敬也夫熄  
滅之綱常賴此以存匪  
直言之終乞蹈之其所以  
勸臣子臨難盡節之舉  
者殆無窮矣噫公與其子

俱死

王事實同於不成陽而  
文章則亦無傳焉以大  
科狀元而大節於賊手  
公又同於文信國而信國  
二子只病歿於道路而已



又非公之二子先後殉節  
者江也公之一家所成就  
豈不亦卓絕鮮觀哉處  
承明 賜長職而以文章  
著紹黃綬典鉅郡而以  
廩白聞提烏公之兵抗姦

銳之賊徒以大義激勵  
之成敗在天既不效矣則  
以身殉之終以忠節顯公  
豈非一世之全人哉世之目  
此言薄文人鮮實用者至此  
其有不爽然自失者乎昔



羅一峯跋文山帖自謂一字  
一涕讀是錄者字之可以  
釀淚矣非夫一字一涕者  
哉歲乙未余有嶺南之  
行回駐鳳城公之子由厚  
氏謬以余為公之知己來

見余容館出示斯編而  
請名余題曰正氣錄而併  
諾其叙文之請乃未即就  
荏苒數歲而由厚氏亦  
已下世悲夫今其弟用厚  
氏又由前請余豈敢已



諾於逝者乎抑因此而  
竊有概矣印行靖節文  
山等集者出於  
特命而乃在兵亂之前  
淵衷若知有今日而預  
為培植節義計者謂非

默契天心而何哉是錄  
之有關於世教者實與  
文山等集並則此豈但  
藏於一家而止哉兵塵  
稍息而議及文事則為  
臣勸忠莫先此編剞劂



而行於世余斯拱而竢之  
身

萬曆紀元之己亥十月日  
翰忠貞誠翼謨修紀光  
國功臣輔國崇祿大夫  
海平府院君無知 經

送事尹 根壽叙



士之讀書尚志者孰不以文章  
自取而能大鳴一姓者寥寥矣亦  
孰不以操行自勵而能臨衆約  
節不負其志者又寥寥矣况熒乎  
久之或欠於實行敦乎行古或  
短於文章豈天之賦與於人有  
不殊哉歟以文章節義為務



在漢之千百年乃一人而已千  
年乃有一人之跡莽世一家之三人  
則是又今古之所罕觀耶豈非  
英華正直之氣之毓鐘鼎而為  
一代之全人也歟士庶之氣靈子峯  
高公首舉義師以赴國雖與  
子思厚同日死於賊年臨波公又

起兵討賊復讎要功之陷赴  
水死在與兵之激結義之友及夫  
與人天賦傳播人身目者彙為  
一編以公父子所身也信文字后  
言感出於家膽忠肝友章節義  
耶可謂儼矣而雙全矣嗟公以  
狀元榮進聲名振一時父子不



諧次論數十年以詩酒自喜日  
 與君弟子吟哦水石視世多事  
 一肩意類然自適不可緩以法  
 度及至中夜奮起洒血登壇痛  
 快立乃以死自誓徒以豪氣激  
 勵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提  
 兵與死寇格鬪父子橫屍戰

場雖古之烈士何以加此觀公極  
 忠一篇不特文章妙天下其心為  
 烈、懇、讀之使人發憤而淚滿  
 雖古忠之下足以沒身動頑夫為文  
 顏不膏如是能一呼而應矣此由  
 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  
 乃身生所樹之蓋可想已夫豈



三  
三  
播飶矣墨女所可擬議於以呼也  
宗矣倫紀安中熄矣奇節偉行  
世不暮放而全軀保妻子身又後  
而此言識之夫孰知是編之有闕  
於後勸乎月汀尹相國名之曰正  
氣錄為文以弁其卷公之子用厚  
商以余得有此厚之暮公最深

袖此編注亦一白鳥可是一言  
於明乎遂書為後  
萬曆紀元辛丑冬資憲大夫禮  
部判書直弘文館大提學甄文  
敏大提學同知經筵事 學子右  
廣容知歲均餼事 迺安序廷龜  
敬書



正德少月不接處 駕下詔見  
齋客高公檄諸道文不覺見  
已勸而起強仰本名義聲大  
振一在都收人心於既後一向  
歸山通憲勢於方張以以之



先倡也。不幸也。父子相殘。死  
於賊。一家三人俱以節表之。而遠  
勿。匪死則無復。墜之矣。於是  
傷。嗟。嗚。呼。時。數。而。卒。不。能  
自。解。者。久。之。賦。也。

於。建。德。甚。患。既。許。主。祠。賜。祭。  
嗚。呼。公。甚。無。憾。矣。乃。今。有。族。  
元。吳。系。毅。氏。曾。氏。事。義。陳。許。  
以。公。之。孝。子。用。厚。氏。之。命。致。正。  
氣。錄。一。編。曰。盡。為。一。言。切。得。以。



帝觀之必之一家義氣俱萃  
于以之能事世稿以文為顯  
者以武其實蹟偉節諸公之  
序該書之不後無名籍名柳有  
所深感焉昨陽城陷三日而鎬

臣使鎬尾至與巡遊而大名於  
在空者實天意也公多父子亦  
應公上事 天兵無功以却  
此賊尚公不死義于前而提  
兵協隨征殺則視今所成孰



孰使哉然則天之餉以虎為以  
傲勸後世者吾或在焉而能謂  
之不幸也吁甚可嘆也夫吁甚  
可敬也夫  
為曆紀元終卯冬大臣輔國崇祿

大夫議政府領議政魚領 經筵  
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察  
監事世子師李德禧書



司察整龍之師博國者  
多事回國者其師之出也  
海軍多流品心術然其  
心術之為其者亦不一也  
而司察之為其者亦不一也

司察之為其者亦不一也

司察之為其者亦不一也



發其卷而後時

謂之無德道也

而富貴之者其者張子

昔論而後多為其者

介交人日行於時

氣中之氣也

如目道也

心之氣也

是也遠也

多也



日德雅亭錄留學之體為以  
為德以所之國之變之令命  
海之為也乃其居之親  
自之能也每宜上其心之  
執中之體以行外級之時也

心之為者多引常為然之  
物之有德雅亭也投映之  
以其人亦不  
當守其日中之親也  
其家之談也亦新也



一上金日  
三  
為しの為に誰に少流に之を  
大に取快信 難にふ先就  
以何言標可 更而此流中得  
自に之信 將流 後 後 後 後  
文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柳之字文 我河但今 河之流  
以河 流 之 流 之 流 之 流  
之 流 之 流 之 流 之 流 之 流  
之 流 之 流 之 流 之 流 之 流  
之 流 之 流 之 流 之 流 之 流  
之 流 之 流 之 流 之 流 之 流



此處乃... 海... 亦... 龍... 者  
... 官... 而... 官...  
... 亦... 亦... 亦...  
... 亦... 亦... 亦...  
... 亦... 亦... 亦...  
... 亦... 亦... 亦...

... 亦... 亦... 亦...  
... 亦... 亦... 亦...  
... 亦... 亦... 亦...  
... 亦... 亦... 亦...  
... 亦... 亦... 亦...  
... 亦... 亦... 亦...



或言其心解而不知其所以然者  
此即一而為二也其於錄不特  
竟網赫然若存下案而每  
若若之乎也己已者出於  
增府後若若恒福增義

人更元於之中以生  
夫以治正之業者即  
在是矣其子始言  
其以業一以之曰一治為



柔也至大至剛以直  
中而無害則塞乎  
天地之間人之生也  
孰不受是柔得中

柔則長夫以柔則  
清故曰至為柔也  
配義與道喜是履  
也高者軒死於至



辰之夏及子二人編  
死之忠孝大節筆  
於一家所豈死所及  
之榮亦自法法平居

安之充法正事以  
之坦法知有忠與孝  
不知有正身正法大節  
而不可奪也故正類



涿呼吸之頃形於舌  
語文字之習者多不  
毅弦出於正凜然有  
生之榮觀於是錄之知

也己月汀尹相公名  
之曰正榮蓋取文山  
正榮歆嘗軒之序  
子持示余求一云為



之跋余得而讀之竅  
念之昔為之潛然余  
兒時與岑軒之胤子  
臨陂公相識庚午歲

同登司馬榜岑軒  
屏居園中景久晚  
年重入脩門余屬  
獲拜承公餘暇



熟世固以詞翰擢至  
三公度自不羣嘗  
斬早占山魏科歷敬  
通顯逮此一跌風波

屬遷中郡殆為與  
忘相忘者然至於  
二子亦皆沉於下僚  
世之人罕有知之者



噫豈由國家無君子之時  
食君之祿成畏不厚  
及臣有事也伊節死  
義者乃出於意焉如

郡屈于下德之人及  
子三人務盡六節以  
是為卑卑一以一字  
一語見之者皆知為



正氣之所發自氣得正  
奮而為一將懷德  
殺才者之流也朝矣  
孔子曰少成若性然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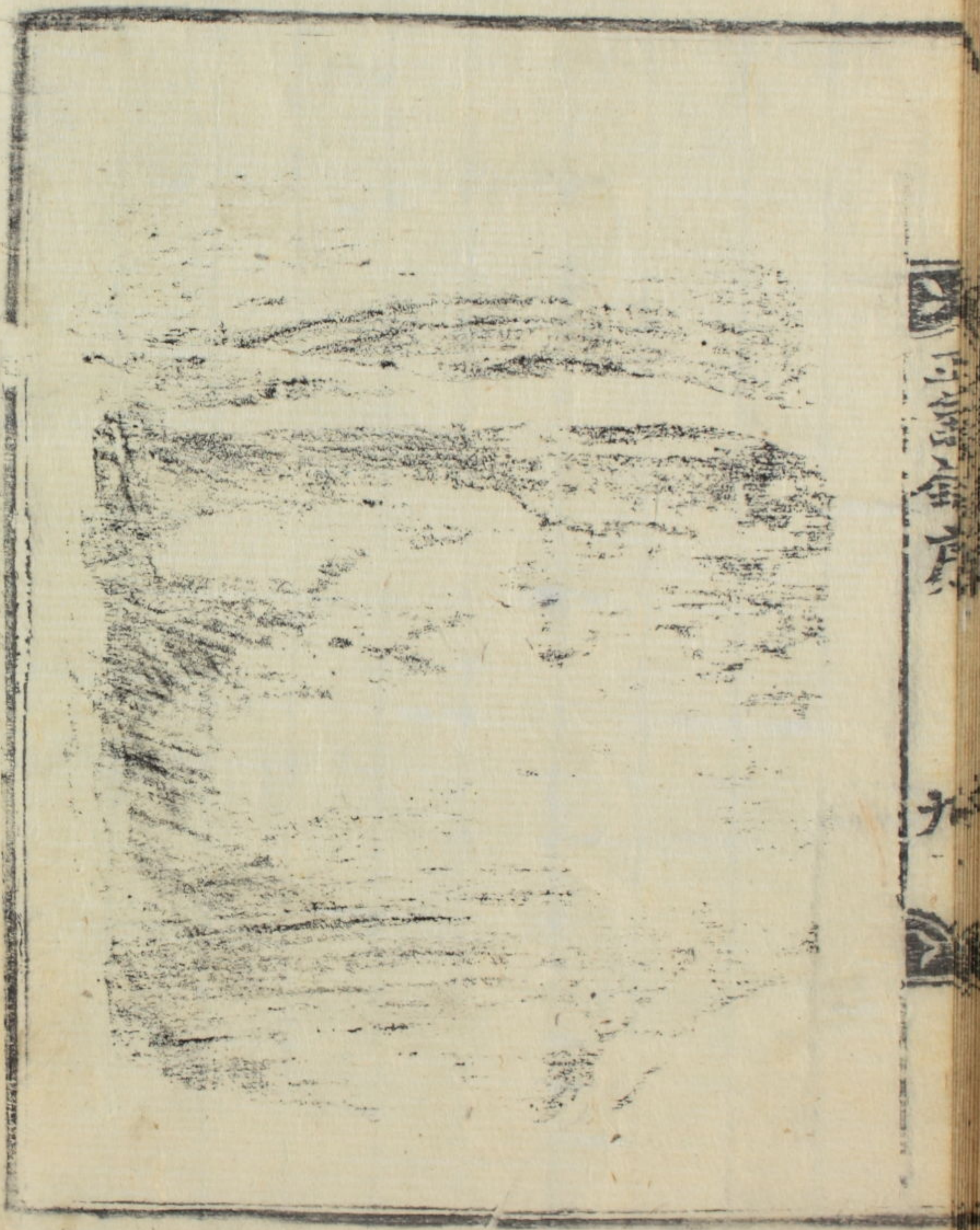
知松栢之後凋識以  
植狗之中知栢之貴  
多矣也獨也其於人也  
之氣同也其於人也



解然知密以向今之  
若是以無信是必之  
愧也此所謂愧而  
不朽者耶

萬曆壬子冬十一  
月下辭晉原府院  
君柳根書





正氣錄目錄

檄道內書

檄諸道書

檄金羅巡察使書

復讐文

檄道內書

通諸寺僧徒文

通濟州三家文

賜祭祭文

孝烈公謚狀

檄濟州書

通諸道文

與宰相書

再檄道內書

檄濟州書

答李適書目三度

神道碑銘

穀烈公謚狀







正氣錄

檄道內書

萬曆二十年六月一日折衝將軍行副護軍高  
 敬命馳告于道內列邑士庶等茲者本道勤  
 王之師一潰於錦江返旆之日再潰於列郡招  
 諭之時蓋緣控禦乖方紀律蕩然訛言屢騰衆  
 心驚疑今雖收拾散亡之餘而士氣摧沮精銳  
 銷輒其何以應緩急之用責桑榆之效乎每念  
 乘輿播越官守之奔問久曠 宗社交燼 王  
 師之肅清尚稽興言及此痛徹心膂惟我本道

正氣錄目錄終



素稱士馬精強 聖祖荒山之捷有再造三韓之功 先朝朗州之戰有片帆不返之謠至今赫赫照人耳目于時賈勇先登斬將奪旗者豈非此道之大乎况近歲以來儒道大興人皆勵志為學事君大義其孰不講獨至今日義聲消薄惟擾自潰曾無一人出氣力思與賊交鋒而競為全軀保妻子之計捧頭鼠竄惟恐或後斯則本道之人不唯深負 國家之恩而抑亦忝厥祖矣今則賊勢大挫 王靈日張此正大丈夫立功名之會而報 君父之秋也敬命章句

迂儒學昧韜鈴屬茲登壇妄推為將恐不能收士卒已散之心為二三同志之羞唯當灑血戎行庶幾小答 主恩今月十一日是惟師期凡我道內之人父詔其子兄勗其弟糾合義旅與之偕作願速決以從善毋執迷而自誤故茲忠告檄到如章

檄濟州節制使楊大樹書

全羅道義兵將折衝將軍行副護軍高敬命謹馳告于濟州節制使楊公麾下伏以島夷構孽乘輿蒙塵使 至尊以獨憂爭懷保妻子之計



窺左足而先應孰有衛社稷之心與元之駕  
未回相州之師已潰迅掃伊洛尚稽恢復之期  
委棄兵糧反藉寇賊之手幸天意之未絕猶  
國事之可為敬命爰舉義旗擬清妖孽聞風影  
附率多荆楚奇材執銳先登亦有燕趙劍客茅  
恨步卒之無足難望策馬而刺良緬惟海東之  
耽羅無異中華之冀北超騰澗谷不惟射獵之  
是資馳逐戎行抑亦死生之堪託倘蒙海舟之  
滿載庶見軍容之大張某官深荷主恩專制  
海域執書以泣應動一方之風聲奮臂而呼豈

無十室之忠信如有壯士之願赴更仰常程之  
勿拘

檄諸道書

全羅道義兵將折衝將軍行副護軍知製教  
高敬命謹馳告于諸道守宰及士民軍人等頃  
緣國運中否島夷外狃始效逆亮之渝盟終  
逞勾吳之符食乘我不戒擣虛長驅謂天可欺  
肆意直上乘將鉞者徘徊歧路纍郡印者投竄  
林幽以賊虜遺君親是可忍也使至尊憂社  
稷於治安乎是何百年休養之生民曾無一介



義氣之男子孤軍深入女真本不知兵中行未  
答大漢自是無策長江遽失其天塹虜騎已薄  
於神京南朝無人之譏誠可痛矣北軍飛渡之  
語不幸近之肆我 聖上以大王去郟之心為  
明皇幸蜀之舉蓋亦出於 宗社之至計茲不  
憚於方岳之暫勞登洛驚塵 玉色屢形於深  
軫峩岷危棧 翠華遠涉於脩程天生李晟肅  
清正賴於元老 詔草陸贄哀痛又下於 聖  
朝凡有血氣而含生孰不憤惋而欲死奈何人  
謀不善 國步斯頻奉天之駕未回相州之師

已潰春蠶茲蜂蟻之醜尚稽鯨鯢之誅假息城闔  
回翔何異於幕燕竊據畿輔跳躑有同於檻猿  
雖 天兵掃蕩之有期亦兇徒迸逸之難保敬  
命丹心晚節白首腐儒聞半夜之雞未堪多難  
擊中流之楫自許孤忠徒懷犬馬戀主之誠不  
量蚊蚋負山之力茲乃糾合義旅直指京都奮  
袂登壇洒泣誓衆批熊拉豹之士雷厲風飛起  
乘疏關之徒雲合雨集蓋非迫而後應強之使  
趨惟臣子忠義之心同出至性在危急存亡之  
日敢愛微軀兵以義名初不繫於職守師以直



壯非所論於脆堅大小不謀而同辭遠近聞風  
而齊奮咨我列郡守宰諸路士民忠豈忘君義  
當死國或藉以器仗或濟以糗糧或躍馬先驅  
於戎行或釋耒奮起於農畝量方可及唯義之  
歸有能扞 王于艱竊願與子偕作緬惟 行  
宮遠矣西土風俗之美遠自仁賢俎豆之餘士  
馬之強曾挫隋唐百萬之衆 廟謨行且有定  
王業夫豈偏安善敗不亡福德方臨於吳分股  
憂以啓謳吟益思於漢家豪俊匡時不作新亭  
之對泣父老後后佇見舊京之回 鑾想宜出

氣力以先登是用敷心腹而忠告

通諸道文

全羅道義兵大將帳下士成均館學諭柳彭  
老等謹再拜通文于忠清京畿黃海平安四  
道列邑守宰及鄉校堂長有司事竊以島夷  
不恭 乘輿遠狩 丑廟灰燼萬姓塗炭此  
誠古今所未有之變而忠臣義士捐軀報  
國之秋也然而方鎮重臣觀望逡巡徵兵之  
教不止一再而未聞有一人北首死敵者今  
日士大夫可謂負 朝廷矣竊惟湖南素稱



兵精而勤 王之師纔到錦江都城失守訖  
言遠播主將未暇傳詢衆議而遽爾傳令罷  
陣十萬之衆無故空還一道人心洶洶恰如  
狂瀾橫潰及其再度調兵而下民至愚不從  
其令漆室之憂實有所不忍勝言者幸賴  
社稷之福 祖宗之靈潰卒日集軍聲大振  
庶幾肅清 宮禁奉迎 鑾輅而人謀不藏  
天禍未悔零賊纔見大軍又潰委棄兵糧反  
籍寇賊嗚呼我朝 則聖數百年涵養之餘  
豈可無一介敢愾之臣乎公論在下古人已

稱其不幸草萊倡義亦知計非得已 君父  
在難惶恤其他重念嶺南兩湖寔為我東根  
抵而嶺南則義兵雖起而隔絕賊藪赤易直  
至京邑以勤 王室湖西千里之地又豈無  
義氣男子怯於殺掠之餘威想亦自救不暇  
今日中外所恃其不在於湖南一道乎肆我  
幕府出萬死之計鼓一方之衆民心思漢烈  
士雲集方將長驅北路以掃妖孽而千里運  
糧私力難辦如非好義諸君子合力相扶則  
非常之大功何能盡出於一人之手乎今日



域中莫非王土兩湖之兵足以興復伏願諸公共奮徇國之志勉追指囷之義各出粟米以助軍食則能言距楊墨者是亦聖人之徒也且念山蹊險易道路迂直苟不藉鄉兵之指導亦難免倉卒之艱虞若果能召募土人以張吾軍不但廟社深羞得以一洒而父子兄弟之死於鋒鏑者亦得瞑目於九原之下矣今日之事雖愚夫愚婦亦皆痛心疾首况列邑守宰咸受國恩豈忍坐視秦瘠必有投袂而起者矣語曰食人之食者死

人之事如有聞風慷慨領兵來赴者願歛盤血共後王事或祇以糗糧資械輸送軍前是亦一助豈不美哉海西關西雖曰道路不道各募可信之人從間道而出次次相傳毋滯一刻則遠近聞之或將恃而不恐矣通文到日列邑鄉校堂長有司各贍一本傳諭境內士衆使之無不通知事

檄全羅道都巡察使書

全羅道義兵將折衝將軍行副護軍高敬命謹  
啓告于全羅道都巡察使節下其大略曰島夷



正字金 七  
漢尊 柔輿遠狩中外所恃只在湖南而饒者  
告急之 旨遽散勤 王之師節下之心必有  
所謂而節下之跡無以自白 朝廷號令雖曰  
隔絕而一道人言亦可畏也屬者龍仁之潰寔  
由先鋒之敗而節下身為主將難免其責節下  
今日何以為計苟能收東隅之失慰南顧之  
憂使既往之愆與化俱逝自新之善照映方來  
不惟 聖朝撥亂反正之基抑亦節下轉禍為  
福之日本道義兵初向北路擬清妖孽以迎  
鑿路路聞尹左相領西北之精兵討兩京之克

醜北方之事庶保無虞而湖西之賊轉入錦山  
防禦之兵尚且屯住龍溪未聞有一人誓衆而  
前者節下此時苟不廣集軍兵大張形勢哀我  
湖南一方生靈與將駢首於鋒刃之下節下上  
之不能恢復神州下之不能保障江淮一朝鯨  
鯢盡殲 翠華旋軫以一紙 教書布告遐邇  
不獨湖南之人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節下亦  
何以為效忠補過之地乎節下倘以此賊慄悍  
難與爭鋒分兵守險以遏其衝時出奇兵以挫  
其銳賊性嘒躁不能持久不出旬日大功可成



同為 王臣共是 國事彼我無間聲勢相倚  
各有所見合要詳量善自為謀毋貽後悔

與寧相書

自聞梁山密陽連陷之後賊鋒乘勝已有長驅  
之勢識者憂其擣虛直上莫不寒心巡察之在  
羅州也人皆望其剋日提兵入援京師光州牧  
使丁允祐亦往見巡察力言勤 王之意而巡  
察漠然不以為慮丁公悶默而退一道之人徒  
自扼擊憤惋而已及聞徵兵有 旨蒼黃失措  
盡發一道之軍使之齊赴礪山而師期太迫無

以霖潦連旬列邑守令恐被後至之譴在道驅  
迫晝夜兼程飢渴俱逼至有自縊於路傍者其  
艱楚之狀若是之甚而不敢怨叛蓋知勤 王事  
急以義興師故也巡察到公州聞京城不守  
乘輿西幸即令一軍官手持傳令牌奔馬來呼  
曰罷陣罷陣諸軍莫不愕貽有一二守令馳入  
公州見巡察言不可罷陣之意巡察不從於是  
諸軍一時皆散慢罵盈路咸曰巡察意不在勤  
王而徒勞我輩為也自是眾皆闕然始有散志  
如水沛然莫之禦也及其再徵兵也諸郡兵在



道潰散者相繼雖或招集旋集旋潰至于再三而不止如光州則敬命與朴君光王奔走開諭收合散亡令賤子從厚因厚分領到水原戰所交付于光牧是時巡察在道遲回諸軍到振威宿留四五日人皆雨立至於龍仁之戰賊兵小勢窮結陣于山頂絕險之處設柵自衛忠清巡察節度全羅巡察防禦之兵衆可十萬叢甯小醜之以一麾撲滅而不幸白光彥諸人為主將所迫率甯交鋒一時陣亡然而大軍尚全策勝不難而忽見三賊挺身前來忠清節度之兵先

潰諸軍繼之火藥銃筒戰馬舉以遺賊敬命親見戰士四五人言之甚詳不約而同長城縣監白守宗所言亦與戰士相同古今天下兵敗者非一而未有如此可痛可惋可惜者也巡察僅以身免由忠清內浦到臨陂即馳關道內列邑徵發精兵欲由海路達臨津人皆懼擾莫肯應命雖或抑而驅之終必潰散如前無疑矣巡察今在泰仁託稱有議事檄召左水使李舜臣茂朱助防將李繼鄭皆會于泰仁泰仁去左水營與茂朱路皆絕遠當此賊兵壓境變在呼吸之



頃未知巡察所議者何事也敬命方在全州昨  
見繼鄭馳過今朝得各官傳報賊倭入茂未屬  
器焚蕩民家賊船二艘又犯順天一境戒嚴蓋  
賊倭用我人為謀故棄虛而竊入也歷觀巡察  
前後舉措則實未知其意之欲何為也今見崔  
節事感匪權府尹愜亦曰巡察之意莫測其由  
亦可怪之甚也可痛之甚也當初兵使崔公聞  
義兵之起喜形於色凡可以相濟者不遺餘力  
其時巡察出境故兵使牒報于巡察請以各官  
餘軍器分給于義兵以此起軍之後略得些小

軍器于所過列邑率皆故弊不用之物而數亦  
不多一行所帶軍官亦未盡分給况戰場臨急  
之用乎今聞巡察自龍仁潰敗之後每諉以本  
道人心悍惡難歸軍於潰兵以為他日自解之  
計及義兵一起應募者雲合巡察意甚不樂至  
以禮發武庫為所行可異也亦可怕也凡守令  
之願發於義舉者亦多而掣肘於巡察為義不  
終守令亦有承世風旨多方阻截以沮赴義之  
心至有疑囚應募者妻子而猶復相隨不肯舍  
去誠可悲也然者許道勸 王之師無一與賊



交鋒者致令兩京灰燼終至於以賊遺一君父  
羣羣飄轉遠狩西關區區所恃唯在義兵一舉  
而巡察之意如此 朝廷隔離千里之外 天  
門九重叫閣無路深恐絕寬自陷於不測之誅  
也所願遠近聞風響應勇夫壯士重關四集唯  
思洒血原野以白此心而已主辱臣死古今通  
誼成敗利鈍非所計也唯願相公洞察鄙生一  
片赤心勿令曲端冤死幸甚

上意反至  
又於先主  
而已今奉

令書政及於煎燒萬慮之中展讀未已滂淚橫  
集某衰病餘生屏伏田間滯在床箒而上不能  
束裝星馳奔問行在又不能趨詣幕府傍贊戎  
畫憂惶慚悸措躬無所知有一死而已下教檄  
文某雖久廢翰墨而義不敢辭謹此草上願以  
詞理踈鹵無以揄揚節下倡義興師之意為恨  
但某月初移寓州東敝庄今見令書發於初三  
日而初六日郵卒始傳空家以致稽延之久深  
恐緩不及事也區區鄙懷妄有所陳錄在別紙  
切冀節下勿以人廢言集眾廣忠果為 國立



正氣錄 十二  
大功也金士重倡義使適有書來具以令意傳告矣伏惟云々餘方寸亂矣萬不宣

別紙

今日事鞠旅勤 王是茅一義而亦當要以固結人心為先橫賊之侵固已不勝其擾而招兵不已民尤不安其業矣古人云兵務精不務多苟善用之見在之兵足以制敵苟不善用多之何益只令邦本日搖國事日去耳 大駕西巡箕城凋弊不獨百官有司之須無以支用至於太官膳羞之供亦為寒心竊聞君山上供稅米

到江而回法聖之倉未及發艤云信斯言也今以重賞厚募漕卒舟于西海以達大同之江倘令其半得至 行在不但軍國之用賴以不乏而四方人心亦恃而不恐矣今倭賊捨舟登陸千里轉鬪雖使窺據都城陸路已塞而西方海路尚未梗也及今圖之事可為矣但依平常事例祇以微末庸將勒令鎮去意外之變亦不可不料募得忠勇之人通於舟楫者量給精卒為且行且戰之計則不但軍糧無事得達而 行都軍容亦稍振矣但民心方擾集兵未易則汲



汲措置祇以漕卒依前領去亦或可乎然若稍  
延旬日則安知彼賊不為生心今日朝廷猶  
令不出於軍前而四方聲聞不達於行都此  
可為痛哭流涕者也若以重購厚募鮑作偽若  
漁採令遠蠟書無事往返則許以啓補官資或  
優給米布二者之中惟其所願且致其妻子于  
官限回還間日給酒食倍加常數外以示周養  
之恩內以行羈縻之計四方諸將合力勤王  
則要當水陸並進大軍直從坦道竒兵間出海  
道使賊腹背受敵疾雷不及掩耳是亦兵家竒

正之道也

與崔潭陽過書

君父之讐人皆思復宗社之恥孰不願洗今  
我國家之辱振古所無痛哭之外復有何言  
某勇非敵萬力無扛鼎國讐未復一死可許  
敢竭魯越遂舉義兵而羽檄一飛遠近響應者  
豈非勇氣之攸致實是為國計則本以同然  
故也然而徒衆雖多同志難得求之不得竊竊  
思服者凡幾日月又聞足下勇可以超三軍力  
可以奪千人掃盡凶醜在君掌上而不以某為



正集卷十四  
卑鄙將以挺屈云愚計以為時會類應功業可成深自幸焉而政予望之者久矣今賊勢漸近興師日迫而迄無聲息愚竊惑焉大抵謀有共濟事無獨成顧昭宇縣可與同事者捨君而誰宗社之臣民不可以為夷狄祖宗之衣冠不可以為左袵則是下亦祖宗之臣民其可不竭力效節死而後已乎且天之降才豈無以哉必遇盤根然後可別利器必值疾風然後可知勁草于今當危急之秋豈非智勇可試之日乎伏願足下露匣中鏃出南山霧唾手增氣徑自

枉臨則我非汾陽而君為光弼我非武穆而君為世忠同心協力二人共貞我謀君斷君計我聽唇齒相資輔車相依義旗東指直擣巢穴血千百於一劍馘億萬於長槍殲魁誅殘以羹膚功庶使邊塵永清宗社再安則起事者某而成事者足下始功者某而成功者足下惟足下勉之

檄海南康津兩使君書

萬曆二十年壬辰六月日全羅道義兵大將行副護軍高敬命馳檄于海南康津兩使君義兵



摩下其前日秋城舉義之初謹將一紙滿腔之  
血遍告列邑守宰願與共濟艱難而誠未動人  
倡而不和草萊之人徒奮空拳兵糧之繼未得  
善策竊聞義檄遙傳精兵繼援湖南五十州獨  
有兩使君先聲所暨士氣自信若仔旆旌以掃  
妖氛不圖兵相馳檄以招深恐去留不得自由  
也今者錦山之賊與清鎮之賊聲勢相接進退  
自如一運已陷龍潭一運已陷茂朱作爲三窟  
謀犯完山私念完山爲邑不獨湖南根本之地  
真殿所在寔是 聖朝豐沛之鄉某欲回義旗

以蔽先鋒重念此賊變詐百出珍山兵勢單弱  
若使踰越珍連之險隘突出恩礪之坦途則豈  
但湖南腹背受敵錦江之師時右道義將領軍次處清亦將  
凶懼而湖西滿絕賊勢鴟張湖南之糧何以得  
達於水原 朝廷之聲聞何以得通於四方肆  
乃移兵入珍尾擊錦賊使龍茂之賊有反顧之  
慮而徐待兩軍直擣窟穴庶使凶醜進退無據  
則不但勤 王之上策是亦救完府之一奇而  
使君今若固守故常不思變通某軍孤力寡難以  
輕舉湖南之賊既未易剪除水原之師時本



相顧兵倘又曠時日緬惟兵相之軍皆是湖南  
之人如聞賊徒今日過某地明日入某縣則饋  
餉之不通軍情之凶懼是乃目前之急不待智  
者而知矣然則兩使君之合擊錦賊非止為湖  
南堡障之計亦所以為兵相聲援之謀古人曰  
將在外君命且有不受貴在臨機制變不取膠  
柱鼓瑟况我兵相遠在千里不知此道危若一  
髮豈可捨近賊而貽後悔哉私恐使君上不及  
水原之期下不顧錦山之約則無乃今日之議  
以為圖避錦賊乎竊願善自為謀無取人言

復辭文

檄道內

萬曆二十年十二月日復辭義兵將前臨陂縣  
令高從厚泣血稽顙再拜謹馳告于列邑義兵  
聽諸公及該邑諸君子孫子欲生於天之痛起  
為寺奴之將散居諸處其徒寔繁而闕列邑夫  
我不暇從仰或於史輩慮致誤於師期會將滿  
脛之寃血敢告當世之義士冀或留意於簿書  
不暇有害於事理雖曰計非得已亦知罪無所  
逃孤子家本貧空從有王通之弊廬性且踈迂



又無子貢之殖貨此賊不可忘焉茲敢從金革  
之變禮豪傑未有三者誰與報家國之深讎財  
不足則無以聚士兵不利則無以制敵大聲疾  
呼強乞顏公之米歸地亦立難鑄祖述之治儻  
或軍有飢色何以人得死力履后土戴皇天非  
敢欲好謀一身張空拳冒白刃抑恐難轉闔千  
里欲為死者而一洒庸知有力之熟視惟我一  
道諸公孰非同胞之民登壇歃血或許義氣於  
亡親拍肩執袂亦有契分於孤子縱眉宇之未  
見亦聲聞之相接固有曠百世而感者何況並

一時而生乎頃者六月之師蓋出萬死之計聚  
先武夫雖勲業未究於生前扶持人紀其義烈  
益彰於身後此非一家之私言必有百世之公  
論彼行路亦且垂涕在士類其不與哀苟慕義  
而強仁竹輕財而好施與為守錢之奴曷若徇  
人之急父詔其子兄勗其弟胡忍越視秦齊縣  
越其封郡踰其境母曰彼非吾與四海皆兄弟  
也斗粟尚可春十室有忠信焉一世不可誣古  
語有之諸公聽之一簣為山寸鐵殺人各隨其  
力何必求備義兵設廳茲蓋有意人子至情寧



不動念辭不及誠言止於是讀樂毅之傳想必  
廢書而泣指魯肅之困庶幾聞風而起僮資  
之相扶請姓字之聯署

弄機道內

復讎義兵將前臨陂縣令高從厚泣血稽顙再  
拜謹使繼援將正字趙守準奉書馳告于道內  
列邑諸大夫鈴下及義兵廳諸君子不肖孤子  
戰陣無勇駒隙偷生上負吾翁下愧乃弟合有  
天禍人刑尚此假氣游魂匪我伊蔚鮮民無救  
於壘恥所惡有甚一死已輕於鴻毛局高踏厚

扶病枕戈上奉都體察相公之檄傍結洪愈知  
季男之軍敢領一道之寺奴誓雪九地之深冤  
秦仁珍原長城三使君亦有罔極之痛共圖必  
討之賊第以職事之鞅掌慮恐出入之拘礙幸  
秦仁之賢宰有正字之令兄脫身南來握手相  
訴請為繼援之將欲扶糧械之乏殆天意之所  
與庶人聽之有異繕兵積粟方喜大藩財賦之  
強聞風慕義亦知十室忠信之有報匹夫之辭  
斯為古語以同朝之臣其可越視敢剖心肝冀  
蒙顏色溺於水藝於火抑有甚昔人之窮餓一



舉手一投足又何必平生之親愛母惜九牛之  
毛共滴一線之溜只欲塗肝腦於中野下見先  
人何敢爭僥倖於一朝以望寸功精衛舍石巨  
海可填魯雞抱雛獠犬亦啄子為其父何所不  
至人亦有心胡寧忍斯解衣推食固非溫飽之  
所能老吾及人所幸彝倫之同賦分人以財儻  
不委府庫之餘殺敵為果豈可無兵革之堅是  
乃公義之樂聞矣但私情之所願雖一字而萬  
涕難盡危衷只三沐而再拜仰希善恕猶有天  
地神祇嗟我大夫君子

通諸寺僧徒文

復離義兵將前臨陂縣令高從厚敢遣麾下遊  
擊僧將解政徧告于道內列邑諸寺僧徒孤子  
一家罔極之痛不獨道內士類罔不盡傷雖在  
緇流亦必聞而悼之孤子不量其力方謀復讎  
上奉郊體察相公之關傍結洪愈知李男之軍  
傳徽遠近以伸大義而秦仁琮原長城三見太  
守亦有親讎約以共事孤子雖無狀誓不與此  
賊冀一天也但我國之人不善短兵文戰故近  
日諸軍皆仗緇流之勇敢者以助聲勢孤子亦



欲得山林鬼竒之態庶幾一雪終天之痛今者  
本州義僧解政亦有兄弟之讎自赴軍門請為  
救戈前行同息相憐相對以泣即日馳報體察  
使定為送孽僧將令其廣募同類自為別軍以  
聽節制行軍則連營相衛臨陣則獨當一面若  
有驍健者相率以來軍糧則當自大軍備給不  
如官軍勒定寺刹自供其食也重念禪家之教  
以慈悲為心孤子今日之情豈不悲乎况孤子  
雖報私讎實討國賊念彼方外之人亦且衣  
食於此土揆以私情公義不合袖手傍觀竊願

檄文到日各持兵器即出山門遠近齊奮共圖  
大勲幸甚

檄濟州

復讎義兵將前臨陂縣令高從厚泣血稽顙再  
拜敢遣軍官高敬身謹奉告于濟州節制使李  
令公麾下及貳車使君大靜旌義兩使君與凡  
三邑士民大小諸君頃者亡親以一介聞廢之  
餘當七路崩潰之日首舉義旅擬掃妖氛有君  
不知家雖義氣可質於穹昊制或莫如騎李雲  
錦已空於今駭肆奉一紙之書遠求大宛之種



羣取其良選是纜出於瀛海事有大謬長星透  
墜於錦漢父子同死中外盡傷雖然彼賊之謹  
避亦由是焉之橫行不肖孤子吾戴吾頭初不  
能橫屍戰陣爾忘爾父終何忍覩面世間不量  
非亡欲伸大義瞻彼日月萬世之辭不可忘猶  
有鬼神七尺之軀誰敢愛仰奉元帥之徽起領  
寺奴之兵率土孰非王臣四海皆是吾與緬惟  
耽羅之地寔在邦域之中二百年海波不揚豈  
知蒙帝之力三千祀神物間出必有絕地之符  
素稱民畜之蕃奚止國君之富 王室在難嗟

我大夫漢日重輝幸爾民庶 天兵整旅於鴨  
水兇徒假息於柳京佇者 宗社之再安更冀  
大小之齊奮苟能以義相助誓不與賊俱生壯  
士願後何必僕隸之獨募良馬可逐不煩廐牧  
之見拘文告雖異於面論忠孝同出於天賦投  
袂而起者吾知海外有人執策而臨之毋曰天  
下無馬

通濟州三家文

復讐義兵將前臨陂縣令高從厚泣血稽顙再  
拜謹奉告于濟州旌義大靜三邑高姓梁姓文



姓三家門戶諸丈在昔上世人物示形之初天  
降三神人於漢擊山下曰高曰梁曰夫又申之  
以美女駒犢之種以為一方開基之祖至今生  
聚之盛畜馬之蕃蓋莫非三神人之休也其後  
世子孫或浮海轉徙散居諸處世所謂濟州之  
高濟州之梁皆其裔也孤子之先曾於農代賜  
貫長興遂為長興之高夫姓之後今亦為文而  
初所謂夫者世無聞焉今雖派分世疎慶吊不  
通而厥初三神人降生之祥墳麓之義至今照  
人耳目世之言者皆喜稱之况為其子孫者何

忍不念其舊而遽以路人視之頃者亡親當賊  
入都城七路崩潰之初首舉義旅身歿兇鋒一  
日父子同死 王事朝廷悼惜 慶贈有加行  
路聞之亦且涕洟况我同源之人豈不惕然興  
懷不肖孤子雖智術淺短不足以嗣事亡父而  
終天之痛不可不一洒焉敢頌寺奴之兵圖為  
復讎之舉而本道公私掃地軍器戰馬措辦無  
路私念貴州三邑物力獨全爰奉關檄開諭寺  
奴及大小士民而重念同姓之親固有萬世不  
忘之義梁姓文姓兩家亦同厥初不可無一語



相及故敢茲割肝瀝血其聞風慕義伏乞三  
姓諸丈慨然寤歎共垂矜恕隨其財力或入出  
戰馬或合力相扶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上以副  
神人左右陟降之意下以慰孤子一家幽明之  
望何如情隘辭感不知所裁

答李適書

孤子高從厚稽顙再拜言曷或構孽 乘輿遠  
狩一家三父子同在仕版才雖短淺不忍坐視  
邦家之覆與一道士友共率義兵從厚與亡弟  
先已開諭本州潰卒領付水原將向西都路阻

而回亡弟來赴義旗於秋城舉事之日從厚病  
滯礪山中路來近于泰仁縣到金溝廢縣募人  
從海傳檄就羅以請追鹿馬亡弟陪先親向完  
山以會南原一帶之兵從厚由金堤臨陵等官  
收募兵糧期于礪山亡弟又自完山領麾下勇  
士設伏于鎮安茂朱等界以遏嶺南賊鋒之侵  
先親仍留完山以待變未幾賊鋒之來犯茂朱  
者還向嶺南然後始為整兵北上之計三父子  
會于礪山傳檄湖西京畿海西以達于平安道  
發宿恩津將向尼山聞黃澗永同之賊踰入錦



山麾下之人爭欲還救本道議者以為不如進屯連山控扼險要資兩湖之兵食徐觀賊勢以為南北上下之計遂向連山欲以策應兩路未幾元府之勢日急不得已移兵入于琿山郡自琿入錦防禦合兵為左右翼義兵苦戰終日初為賊所壓退走十許里還慶賊兵于土城焚蕩城外客舍用震天雷延藝城內官倉而被虜婦孺子竭力汲水而救之官軍若合力苦戰役不終日而官軍不用力日暮而止防禦遣琿山守來議明日之事從厚進言于父親曰今日我軍得

利持此勝勢全軍而返相勢更來出入困賊可也與賊對壘夜宿恐有夜驚之患父親曰爾以父子之情畏我之死乎吾為國事一死何傷從厚遂不敢言而退防禦其多罪諸將之戰不力者賊徒以其夜謀犯義陣伏兵軍官聞有人涉川聲遣一平候于田中賊倭之先伏于田中者以為義兵覺其謀遂退定豈早進軍賊徒忽空壁而出致死於我防禦諸將靈巖郡守金聲憲遂策馬先走不交一鋒光州與德兩陣皆被圍防禦遭風而潰義兵大陣與防禦相對陣



已知其退走而猶為獨當之計我軍之出戰者  
見官軍之潰遂退走入于中軍陣中洶擾而  
尚且持滿以待忽一人後至望見防禦陣慶遠  
爾驚呼曰防禦退走義陣遂潰恰如在瀾橫決  
不可復制當其未潰時先親在中從厚在一邊  
二弟自督戰所來在一邊及其潰也從厚之馬  
躡于棘上撥開勒馬而行諸軍已遠尾而馳走  
父子兄弟相失獨此苟生猶言猶食負罪天地  
日俟神譴而已亡親嘗曰吾則不閑騎馬不幸  
戰敗惟有一死耳吾輩成敗係 國家安危豈

止一身禍福耶師潰之日墜馬馬逸從行儒士  
安瑛故判書李後白之外孫也下馬而投步而  
隨之安亦殞於賊手從事官柳彭老乘健馬先  
出問其奴曰大將脫乎曰未也即還轡策馬從  
亡親於亂兵之中亡親顯語曰吾必不免君盍  
先出柳君曰吾豈可棄大將而苟活乎累言之  
而不肯先終始捍護嗚呼痛哉不肖遺孤不能  
橫屍戰場而獨使二烈士同日而死天地間一  
罪人痛哭何言亡弟落後而欲整已潰之軍死  
於陣下軍皆先走幸而無他同死者得借義兵



僧軍收拾遺骸而來亡親變初潛瘞山中亦借  
義兵僧人棺斂而來兩喪既已永室不肖遺孤  
雖死亦無憾矣病身常恐不保朝夕變生之後  
以死自期四月以後長在馬上冒雨野宿非止  
一再終焉隨行義兵而遭此大故親舊皆憂其  
不保矣前幸而小延頑喘得以襄奉大事業已  
苟生欲為病母弱弟計且撫育亡弟之四子一  
女冀其成立而但念病根深痼疾勢一發則雖  
扁醫亦將斂手矣湖南義兵之再起者蓋因亡  
親之遺緒而勇士健馬乃亡親檄召于耽羅者

也從厚欲隨其軍親舊皆曰扶病含哀必死無  
益且念此身一死親喪之窆弟骨之收弟姪孤  
弱難辦隱忍以待葬事明日哭于几筵而行往  
從義兵都廳與諸友共事庶幾少酬亡父志願  
而死生任天所為耳親讎未報 國恥未雪何  
以生為只要一死分明耳

又

孤子高從厚稽顙再拜言父子兄弟同在戰陣  
臨危相失獨此苟生至今假息於覆載間神理  
所不容唯有一死而止耳今奉手札遠來憑審



奉親避賊一家安穩從厚妻孥賴以保全一味  
悲感而已衰病本無安意又遭此大故雖欲少  
延頑喘以保母弟且撫存亡弟孤兒而自恐氣  
力終不支耳父子之痛無以向人言者亡弟素  
無弓馬之技徒以區區忠義投袂而起常率健  
兒獨當陣面少無怖容其恒言曰今日之事雖  
殺身沉族猶不足悔所親皆聞之矣及其軍潰  
殿後投命而無狀者獨全其軀春草池塘阿連  
誰夢風雨中宵舊約難尋日往月邁肝摧心死  
而其英姿爽氣宛宛在目直欲相從於九泉而

猶言猶食者為何人哉

別紙

吾一家不學軍旅衆所知也欲以區區忠義感  
震人心而止弟素性慷慨以死自決嘗於賊兵  
踰烏嶺之後欲倡義兵兄弟六草檄文大略曰  
烏嶺無異坦途漢水只隔一帶於新時也安危  
雖在於大臣若是翹乎肝腦宜塗於中野又曰  
二百年衣食於此土成國列聖之生或數千  
里禮義之大拜豈無一介之男子其亦句乃亡  
弟全獲者有曰彼則肆然有營連之踏海今日



尚矣若其田單之反齊以此推之亦可驗其所存  
矣檄文已成而諸友不從曰本道官宜尚全勤  
王不患無兵不相樂者或以託兵誣陷則奈何  
吾一家亦謂得檄而不從則無益向有害事遂  
中止李洗錦江退兵之後人情洶洶將不可收  
拾羅州金千鑑令公傳書相約欲傳檄聲罪問  
其罷兵之由然後舉義收兵從厚一家報以巡  
察不勤 王室誠為有罪如此處置恐妨事體  
且巡察方將再舉而道內士論合辭而非之巡  
察無以號令一道恐有軍民不服之患金與李

為婚姻家相切勸以善導巡察使收蔡翰之效  
果然巡察調兵而列邑小民皆曰錦江之師無  
故罷陣今何為再舉勞民乎所在逃潰漆室之  
憂實有不堪勝言者各邑品官儒生共為開論  
艱難走送而道亡相繼散入山中於是乃為倡  
義之計一以鎮定人心一以總攬大軍三路之  
兵責於龍仁義兵傳檄北上欲救完山根本而  
敗於錦山師雖無功然當時若無義舉湖南魚  
肉之禍不若為夷之矣金千鑑令公同約舉  
義而其軍只調羅州一官故先聲震家三行收諸



邑之兵旅在後追發家親嘗有書曰賊豈一日  
忘期自裁蓋必待勤 王義旅之發金則已向  
北路今入江卒亡親師次湖西初而向平道有  
警不得遂赴 王室理恨地中嗚呼痛哉亡親  
嘗語予一家曰今年天象符星不佳將必不利  
然則家親與義之時已決必死之計矣前年七  
月家前六木死世所卜預者二林為風所拔今  
年五月本州客舍鄉所門前數百年喬木又拔  
於風壓鄉所門門崩墻潰人皆疑恠然豈知本  
州首事義兵而吾一家如也受其禍哉嗚呼  
明哉

李洸再舉之時托檄文于吾一家吾兄身合辭  
成文以送未至而用他人檄吾一家只願渠補  
過贖罪效忠於 國而渠反有憾於義兵亡親  
死事之後狀 啓沒實而同死諸人之事亦不  
詳錄以 達朝廷夫豈盡察此意乎嗚呼痛哉  
緬惟 聖祖之創運實自上穹之簡衷鴨江  
回軍大義昭於天下荒山奏捷神功蓋宇域  
中靈長終必賴之 恩澤何可忘也此當日  
檄文中語而欲使人知之故並此錄告  
檄道內書



右文爲復讐事遭時不造家禍罔極不肖孤子  
病廢草土尚與此賊共戴一天今者洪金知季  
男首以大義傳諭諸路期與舍寬忍痛之人共  
圖討賊復讐之舉人心所同孰不興起趙君完  
堵乃趙義將憲之子也必將收拾父兵揭旗湖  
西孤子雖無狀親喪既已入土此身亦無憾冒  
哀扶疾欲與本道同志諸公糾募兵械爲北首  
死敵之計伏想諸公亦必樂聞之矣嗚呼苟生  
至此倫紀滅矣但恨人微力弱無以首事今者  
諸公既已倡之而孤等又袖手不從縱使老死

牖下將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乎洪公聲威已著  
可藉以集事恭仁長城玆原三使君亦抱終天  
之痛誓不與此賊俱生而都體察相公許令合  
軍復讐不以文法拘碍兵糧器械庶無後憂只  
在諸公應與不應之如何耳嗚呼不獨湖西之  
人方可共事私念洛下士庶避賊南來者豈無  
父子兄弟之讐乎雖幸免於賊而感傷霜露因  
致大故則亦不可忘此賊也重念父母之讐不  
共天兄翁之讐不同國朋友之讐不返兵亡親  
秋城舉義之時南土諸公期以同死王事焚香



誓天推爲大將固有兄弟之義矣不幸功業不終而諸公豈忍視同路人乎當日麾下武士固已悉赴義陣倘以在家或分守營陣者伏願勿以孤子爲不肖而追念秋城盟血共濟大事如何諸公如以爲可伏乞齊會于光州面結盟約不勝至祝至祝

一雖有志復讐而病弱不能從事者計以兵械相扶或代送牀奴或出未布或出鞍馬或以成大小以成小至如下賤貧窮之人雖芥米寸鐵皆可相扶嗚呼精衛填海一簣成山只在其誠

要不在多

一避賊而來者挺身赤手無以相助資械則或身自從戎或募得兵糧毋爲袖手共舉一臂何如

荅白進士振南書

伏承手札憑審起居萬安哀感不已孤子從厚路得亞使傳令移兵嶺南今在龍城明向雲峯矣玆島某人只令專主玆島一邑而所經官則自願求借軍器光山發軍時蒼黃成給關文而已今得來教不覺寒粟遍體即遵從事之名而



令為有司之名矣雷振副將已遣朴茂承請來  
未知彼將如何論報體察事不但事體非便體  
察上使適任赴京奈何大槩義兵合軍自當以  
私相議若要上司文字指揮從事則必有所不  
相樂者奈何奈何尹正字若有意俯就幸可言  
乎孤子雖無分亡身似有契誼以是敢依教成  
送一帖伏惟鑑恕

正氣錄終

賜祭祭文

維萬曆二十二年歲次甲午正月庚辰朔二十  
日己亥

王世子謹遣臣翊衛司副率李希幹致祭于  
贈禮曹判書高公之靈惟靈東南間氣山岳儲  
精為鳳為麟為龜為龍蔚然瑞世之德如奎如  
璧如金如錫温乎拔俗之姿夙蜚英於王家  
旋就閑於商服高吟大醉三千首樂慶紗籠之  
舊題便宜方略十二條兩度桐鄉之遺愛遠  
邦家之多難倡忠義而勤王投袂而行武夫



關口而奪氣登壇而誓三軍奮臂而忘生衆推  
元規之主盟人慕天祥之舉義 朝廷鍊兵三  
十載討賊反出於書生 國家養士二百年輸  
忠幸見於今日何長城之遽壞竟一木之難支  
血戰當之陷千金於虎口男兒死耳輕七尺於  
鴻毛棄前功於半途齎壯志而沒地事之成敗  
也命夫復何言天之報施於人果孰能測一門  
之內死事者三旬月之間受禍最酷緬遺迹而  
長痛流余涕之無從茲命有司用陳薄奠死而  
不朽想英爽之猶存魂其有知倘髣髴而來享

嗚呼哀哉

維萬曆三十一年歲次癸卯八月甲申朔二日

乙酉

國王遣臣戶曹正郎趙暉論祭于先贈禮曹判  
書高敬命之靈惟靈齊華夙著于與俱優三編  
千人曾燕萬甲在 先朝而簡拔幾遠張率之  
官遠中歲而沉淪不見真卿之面一朝之寇至列  
郡沒命郭州登古成落之夜道皆足陳陽城裏  
張巡之死守尹誥獨能當義而衆即言效相繼  
而棄國城池器械無一可恃維漫流馬之哀







鬼皆泣傳或西關志在勸王湖通防其錦賊鳴  
張不效引蛇入虎穴此老雖一泉冥懸絕義  
旗纒寒王岳斯匪穿敵透亦至竟何益讀書平  
生不負所學父忠子孝俱有耿光微卿一家誰  
植綱常緬懷風聲雖久難忘爰具菲薄酌此一  
罍靈其格思我誠非假

華萬曆二十二年歲次甲午正月庚辰朔二十

日己亥

三世子遺臣副衛司副率李希幹致祭于  
邵亦旨高從厚之靈惟靈名父之子 王室乃

心嚙哀即戎復讎誠深誓衆壇場歛血棘門臨危  
慷慨義動三軍孤城失險齋志沒地使汝至此天  
胡忍此人誰無死於汝則竟遣官酌汝冀歆茲芬  
尚饗

維歲次甲寅七月甲申朔十九日壬寅

國王遣臣副修撰俞健基諭祭于故忠烈公高敬  
命之靈曰皇矣 穆廟乃培乃育士誦仁義人慕  
忠節于以立惟厥類翼翼於乎不顯展也邦傑賸  
彼錦祠誰餼其食曰有臣同尸以忠烈子身編裨  
軀生義釋一體之祠咸與無缺龍蛇往事欲說沾



臆廟社蒼黃車駕播越孰替我武戎醜斯過時  
 維諸子糾義討賊一劍相呼慷慨浴血勇奮風霆  
 忠薄星日厥拜赫赫厥靈濯濯庶滅此已藩我南  
 服天時不助一死已決視義如歸談笑鋒鏑前後  
 雖殊其地則一同城并命巡遠南八名留宇宙骨  
 委沙磧風拜永垂壇宇斯屹予懷文烈曠感疇昔  
 俎豆一室宜共芬苾俾官致酌尚庶共酌

英宗本  
四十八年

維歲次壬辰二月丙寅朔二十日乙酉

國王遣臣禮曹正郎高益敬手諭祭于故忠臣高  
 敬命之靈惟靈予聞于古樹忠位烈重峯與卿  
 巍然同節特命不祧卿孫甄錄今逢此年予懷  
 曷拯元輔提醒其祭特設是豈予意其本繼述  
 其尤異者卿孫在直何循常例席前陞六親綴  
 其文禮官替酌不味者存感予敬格

正宗本  
二十年

維歲次丙辰十月癸酉朔二十九日辛丑

國王遣近侍臣原任左承旨徐澄修諭祭于  
 贈左贊成高敬命之靈睢陽英風文山烈日平



生詩禮一門忠節歲丁龍蛇封豕存食列郡尾  
鮮遂躡南服首揭義旗投袂奮起傳檄兩湖響  
應千里直搗錦山士氣益激援袍督戰撒礮帽  
賊防禦先北介馬猶東拔絕虬螭志決魚熊丹  
血瀉腔白刃攢身虹跨尺墳奕々其神偉彼梁  
公即卿同志增予曠感一體贈貶微公節義誰  
植綱常伴官致酌庶歆斯觴

有明朝鮮國 贈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  
判義禁府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 世子貳師行通政大  
夫工曹叅議知製 教兼招討使高公神道碑  
銘

蓋歲萬曆之壬辰 國有倭難而叅議高公以  
死難著大節既十餘年而神道之文未有託也  
一日公之孤用厚謁余而請曰先人獲與公兄  
弟遊而死事顛末公所明知敢徵惠一言以為  
不朽計且申以母夫人之命嗟夫語公事行而



正集卷一  
一  
泫然悲不已也余雖不文安敢辭當倭賊之大  
舉來犯也公里居光州之村舍聞我軍每戰輒  
此烏嶺失險而湖南之任巡察者未有捍衛  
王室之意公獨與子從厚因厚謀舉義既而又  
聞 鑾輿西幸都城不守公日夜哭失聲巡察  
頌勤 王兵到錦江聞京師已陷倉黃罷陣一  
道人心恟懼公貽書巡察責以後效言多剴切  
而不見省公慟 邦家傾覆與羅州人前府使  
金千鎰共圖興復竿尺往復公首決倡義計五  
月戊子會于潭陽府王果入學諭柳彭老等推

公為盟主公非素閑軍旅而慨然登壇不以老  
病為解因傳檄道內應募者日集六月己亥公  
出師潭陽時三路之師潰於龍仁兩湖益搖獨  
倚公為重公自全州整旅北上次礪山手草檄  
文適告諸道以達關西公將向尼山聞賊自黃  
澗踰錦山而郡守敗死賊勢猖獗麾下士爭欲  
還救本道公亦然之七月庚申公遂移兵珍山  
將擊錦山之賊銳士就募者愈眾軍聲益振丙  
寅遂部分將士入錦山與防禦使郭嶸為左右  
翼公先遣精騎數百直趨賊巢為賊所棄而退



公鳴鼓督戰士皆殊死戰還虜賊兵于土城焚城外館舍又以礮延燒城內聲勢甚壯賊冒死突出義軍四面攻圍賊多死傷不敢出會日暮官軍又不肯助戰土城厚完不可猝拔乃退師還陣是夕防禦使遣人約以明日合戰公之長子從厚言于公曰今日我軍得利恃此勝勢全軍而返可相撓更出以困賊與賊對壘野宿或虞夜驚公曰甬以父子之情畏我死乎吾為國一死職耳是夜賊果謀犯竊出設伏為邏卒所覺翌日丁卯公與防禦使進兵公去賊五里

許止陣與防禦陣相望公遣八百餘騎挑戰未合賊空壁而出先犯官軍防禦管下將金成憲策馬先適賊薄光州興德兩陣防禦陣望風而潰公為獨當之計令士皆持瀉以待人忽急呼曰防禦陣潰矣義軍因而崩潰公嘗曰吾則不閑騎馬不幸戰敗惟有一死耳至是左右請騎馬而跳公曰吾豈苟且免者哉公之麾下扶公上馬公旋墜馬馬逸公之麾下儒生安瑛下馬授公徒步從之公之從事柳彭老馬健先出問其僕曰大將脫乎曰未也彭老遽策馬還入從



公於亂兵中公顧曰吾必不免爾可馳出彭老  
曰吾豈忍棄大將求活賊鋒遂及公竟死之彭  
老自以身扞蔽公而死之安瑛亦死之公之次  
子因厚率礪武士在前列出八矢石及軍潰下  
馬整其部伍在陣死之近縣士民聞公敗老少  
荷擔顛頓曰吾屬死矣哭聲振野軍潰士卒不  
知公存亡稍稍來集及聞公不幸皆號泣而散  
南中士民識與不識皆相吊痛惜之公以白首  
書生當板蕩之日仗義而起為兩湖倡雖愚夫  
悍卒逃匿林藪者皆聞風爭赴旬月之間義旅

至數千人蓋公之義色發於至誠有可感動故  
也公於壬辰春夏仰觀天象語一家人曰今年  
將星不佳將必不利然則公固誓於死生而舉  
義之日已決捐軀之計矣及討錦賊與女壻朴  
孺書託以家累公之自處蓋素定也當賊之屯  
據錦山也文武握兵之將逗撓歧路而獨公不  
計事之利鈍親蹈虎穴與賊血戰亡身殉國  
雖未能奏捷成功而公歿之後視公進死攻賊  
者繼起故賊雖婁勝死傷亦過半捲甲宵遁則  
國家之保有湖南以為他日恢復之地者其功



有所歸矣。叅贊成公渾在。行朝極言公忠烈大有勞於王室。蓋有見于此也。公之體魄潛瘞錦山山中。賊兵阻絕不能即收。八月某甲遺孤從厚等乞義兵僧取出公屍。凡四十餘日。乃始就斂。屢經暑雨而神色如生。見者咸異之。奉還故立百姓。嚔唏嗟悼。或至奔走號泣。大駕在龍灣之日。上聞公舉義而來。動容嘉悅。授公工曹叅議知製教。無招討使。賜書勞之。書中有節制列邑策應調度恢復都城之語。時工曹佐郎梁山壽自行在南還。上面諭曰。

歸語高敬命金千鑑願爾等及時恢復。俾予得見爾等面目有日也。爵命未至。公已歿矣。十月庚寅。葬于和順縣黑土坪之原。葬之翌日。風雪交作。長虹起於燕左。橫跨瑩域。竟數十里。光彩異常。逾日不滅。人以為忠憤所感。後以卜地不詳。己酉年三月庚寅。改葬于長城縣梧桐里。午坐子向之原。當公死事之聞也。上震悼。命贈資憲大夫禮曹判書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經筵。義禁府春秋館成均館事。世子左賓客。後加贈議政府左贊成。公之歿



也巡察因前嚙至以乘暗行師軍潰而死誣公  
於馳 啓中厥後李廷毓繼為巡察褒公死事  
之狀則曰高某首舉義兵倡義勤 王身犯賊  
鋒與賊血戰不幸軍敗父子俱死者始得其實  
云乙未夏 命有司棹楔門閭辛丑秋因門生  
前監察朴之孝等疏 特命建專祠光州 賜  
額褒忠遣官致祭仍春秋祭世世勿絕嗚呼此  
可以觀君臣矣公諱敬命字而順系出耽羅其  
先世賜賚長興遂為長興人忠佐衛副司直  
贈通禮院左通禮諱尚志 贈戶曹參議諱自

儉刑曹佐郎兼春秋館記事官 贈禮曹參  
判兼同知春秋館事諱雲即公之高曾祖及祖  
考也考諱孟英官至司諫院大司諫而娶南平  
徐氏成均進士榮之女以嘉靖癸巳十一月三  
十日戊辰生公公自髫髻年嚴苦成人容黃白公  
仁傑一見稱重知公為遠器公少讀異於書讀  
數篇輒成詞未冠遊學京師業日就一時鉅儒  
皆慕與交名譽藹藹至子司馬俱中而進士則  
一等戊午夏 恭憲王臨泮試士公居首 賜  
直赴殿試是歲殿試又擢甲科第一初年成均



館典籍俄移戶曹佐郎己未春拜 世丁侍講  
院司書庚申春遷司諫院正言夏適授刑曹佐  
郎後拜兵曹佐郎知製 教自是常帶二字銜  
尋 賜暇讀書于湖堂辛酉春拜司諫院獻納  
夏拜弘文館修撰尋遷獻納轉司憲府持平秋  
授弘文館副修撰奉使關西其還也 命寫進  
沿路所製詩冬陞副校理壬戌春移病適授典  
籍夏拜修撰又陞副校理嘗 下名畫六十二  
幅 命公賦詩寫進 持寵賜以褒之公以能  
詩方有聲而顧於名利泊如每朝退劇意竹素

以竟日未嘗造請諸公間癸亥春序陞校理秋  
左遷典籍滿蔚山郡守未赴罷還鄉里唯探贖  
墳典或遊覽山水以自娛不見其墳序之客家  
食者十九年萬曆辛巳始起廢拜靈巖郡守時  
國家奏辨 璿系之誣使臣金公繼輝請以公  
為書此官以成均館直講兼司憲府持平朝  
宗師壬午春復除瑞山郡守秋翰林編修黃洪  
憲給事中王敬民來領 詔遠接使李珥以公  
有華國士高為從事官拜宗簿寺僉正有浮躁  
而薄有詞藻者迫欲代公從事喚言官論之亨



公又遷諫公守於朝其論遂寢由宗簿遷司贍  
寺僉正寺公素不識公一見便款重開心無間  
其與善使唱酬用公詩最多終未嘗拜漢城府  
庶尹尋為韓山郡守冬以有文翰事拜公為禮  
曹正郎公辭不就徑還鄉家甲申夏歷拜宗簿  
司僕僉正冬拜司執乙酉春 上以公文章不  
宜沉下僚遂超三階拜軍資監正時有不悅公  
者公辭疾不至夏補淳昌郡守戊子坐罷庚寅  
夏拜內贍寺正大臣於 榻前薦公文章拜承  
文院判校知製 教兼春秋館編修官時宰執

或惜公議欲進說公敏退於時事默然似不能  
言者秋陞通政階拜東萊府使府瀕海倭奴之  
所館留買物以賑客商走集無名之稅沒入之  
實未易數計而公燕白自持一塵不染吏民膏  
悅卒卯春錄光國原從功公亦與焉夏陞罷入  
京言者方論鄭之相繼或有指公為鄭公所為  
者公匹馬還鄉三年去辰而後嘗作笑公嘗自  
號齋峯又稱公野亦曰公樵公風姿英偉識量  
宏深嚴重有威懼福無華喜愠不見於色其於  
屈伸終始之務如至其臨事又不為苟且請



利害計對人未嘗謂強笑語而中心樂易也  
平居不言人短于姪或語及公輒窮責富官簡  
潔平易不以察察為能而常有去後之思及其  
家居妻子不稱貸於人而公晏然不以介懷友  
愛甚焉家故所遺藏後曰畝志讓其弟而自取  
贏老荒歲有他無玩好唯讀書史數千卷每手  
編即不以寢食廢凡三教九流之書皆所精  
究而明於象數為文章尤長於詩不事雕琢而  
俊逸不羣有集五卷一世論文之士無不誦其  
詞而重其名屢典郡府家無侍餘之財身歿之

曰穎鄉之助乃凡裏事雖行歲次則不  
彰而為當世所誦稱然世之知公者乃其文章  
之辭憂國惓惓之忠則未必盡知之也公配  
貞敬夫人蔚山金氏弘文館副提學百鈞之女  
有文夫于六女于二長即從厚丁丑文科第在  
臨政時令自喪次起兵警復父警轉戰嶺外音  
刑城陷沒江而死 贈承政院都承旨次即因  
厚已三文科後權知成均館學諭隨公同死於  
陣 贈承旨參議次曰遵厚未娶天次曰循厚



辛卯進士以公死事推恩出授司憲府監察  
次日由厚因哀致疾服闋逾年而沒等即用厚  
擇一已進士第一名登丙午文科今為奉仁縣  
監文長適光州士人朴彌有一男曰志慮適  
靈光士人盧尚龍丁酉之難為賊不屈伏劍而  
死孫男六傳立傳言從厚出傳霖傳川傳楫傳  
良因厚出傳川中乙巳進士傳良中丙午進士  
噫公之二子一女皆臨難捐生是何忠孝義烈  
之萃於一家也雖其天稟之過人而得之播梁  
訓成者深矣概公生平則妙齡擢殿元步瀛洲

儲者東湖樹願頰操觚翰後聲蔚然則一時固  
以文人目之矣及其懷章補郡低徊外服所至  
以潔廉奉職平恕得吏民心則即古所稱循良  
其人也 國有兵禍蛇豕荐食按臣退縮武將  
奔潰而乃以還里之儒臣非有封疆城守之責  
而提孤軍抗勅賊奮弱批堅誓以報 國既不  
效矣則以身殉之父子俱焉比他死節者為烈  
世之日訾薄文人鮮實用者蓋至此而無復措  
其說矣公非一代之全人乎記家兄議政公與  
公定交俱在未冠余齒又少而得以鴈行隨焉



其時公半采潑發水玉輝映神仙中人也追而  
思之夢想森然五十年猶浹日也少尚景慕願  
趨下風迨老大而嚮往之心不衰公今已矣而  
余乃後死屬此樹石之日得相其後無亦有數  
存乎其間者耶噫嘻其悲矣既因用厚手錄之  
狀叙其略而係之銘銘曰

壯元死國古有文山 惟公代興寔伯仲間  
人亦有云不愧科名 文冠多士節則忘生  
儼位國難孤軍抗勁 毀魄全天父子併命  
死而不死其神烈烈 目不可瞑並言見賊滅

旌忠錫秩以慰遺魂 公在九原再拜湛恩

公深於詩炳烺千篇 掉鞅詞林作者推先

文苑忠義合為一傳 在古鮮觀於公乃見

新阡鬱然大庇衆賢 有來千年精光燭天

輸忠貢誠翼護修紀光國忠勤貞亮効節協

策扈 聖功臣輔國崇祿大夫海平府院君

無知 經筵事尹根壽撰

贈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弘

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

成均館事 世子貳師 謚忠烈行通政大夫



工曹參議知製教兼招討使高公諱敬命墓表文

南燕泉九萬書前百

齊峯高先生葬于長城梧桐里百四十年戊辰原城元景夏表其墓曰嗚呼先生之忠義大節固已揭日月而炳烺百世後人鑿諸石以表之何也先生之名雖傳而彌章丘陵有時而遷匪有以表之深目而髣渺差難覲誰復知先生之墓也蓋曠野幸有數尺之石則雖田翁樵叟有以知先生之墓而亦將歔唏徊徨思所以發焉有墓而表何可闕也噫嘻壬辰今焉遠矣島

夷之變震久而忘先生純忠盛烈其將翳晦乎月汀白沙之筆尚有凜然不泯是可以徵也世以先生譬諸卞成陽父子三人同時殉節固與古人同未聞卞氏之女罵賊伏劍而死豈不尤卓乎哉墓有時而夷也石有時而泐也謂先生磨滅不可得也

原任兵曹判書無知經筵事弘文館提學元景夏撰

原任吏曹判書無知經筵事世子左副賓客李周鎮書



贈資憲大夫史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弘文館  
 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  
 館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行通善卽臨陂縣令  
 高公謚狀

公姓高氏諱從厚字道冲號隼峯其先出耽羅  
 星主及麗朝賜籍長興八 本朝 贈戶曹參  
 議諱自儉始居光州曾祖諱雲禮曹佐卽 贈  
 禮曹參判祖諱孟英大司諫 贈左議政考諱  
 敬命工曹參議 贈左贊成謚忠烈號霄峰立  
 辰倭寇之難倡義兵殉 國事具載 國乘妣



貞敬夫人蔚山金氏副提學百鈞之女以嘉靖  
甲寅歲生公自在髫髻端重異凡兒鄭林塘惟  
吉嘗送女奴抱來使夫人親自梳櫛曰此兒氣  
度安穩他日必為篤實君子云甫及志學之年  
學業已大成年十七登上庠二十四擢文科初  
隸校書館改成均館序陞典籍移監察又遷禮  
曹佐卽戊子拜臨陂縣令以儒雅為治而與時  
議不相得為臺官所劾罷辛卯選知製教又  
為時輩所彈去公恬然無幾微見於色侍忠烈  
公家居有優遊卒歲之志壬辰夏倭寇渡海直

趨漢都而我師在處崩潰無禦之者忠烈公與  
公及公弟學諭曰厚沛血糾義誓赴國難其  
時本道巡察使李洸盡發一道兵行到公州聞  
鑿輿西幸都城不守驚恟罷陣還及其再徵  
兵人皆逃匿忠烈公與前府使朴光玉奔走曉  
諭收合潰卒使公兄弟分領其衆追到水原付  
牧使權慄陣中仍欲西赴行朝路阻不得進  
而迴忠烈公已建義旗于潭陽矣公迎謁秦仁  
轉徃金溝廢縣募人傳檄耽羅請得戰馬由金  
堤臨陂諸縣收募兵糧會忠烈公于礪山傳檄



諸路達于 行在忠烈公將自恩津整兵北上  
會黃澗永同之賊踰入錦山完府之勢益急麾  
下將士皆欲還救本道忠烈公亦然其計遂移  
兵進討錦山賊與防禦使郭爍分為左右翼義  
兵蹙賊于土城賊多死傷不敢出而官軍不肯  
助戰日且暮遂退師還陣是夕防禦遣人于忠  
烈公議兵事公進曰今日我軍得利持此勝勢  
全軍而返可相機更出以制勝今若與賊對壘  
野宿恐有夜驚之憂忠烈公曰爾以父子之情  
畏我死耶我為國一死職耳公不敢復言翌早

賊空壁而出先犯官軍防禦諸軍皆望風而潰  
義軍猶為獨當之計士皆持滿以待忽有人自  
後急呼曰防禦陣潰矣義軍亦從而潰勢如狂  
瀾橫決不可復止公所乘馬適躓倒荆棘方欲  
撥起勒馬從奴鳳伊貴仁自後鞭馬疾驅曰令  
公出去已遠矣遂急馳幾三十里始知忠烈公  
與學諭殉節陣上墜馬隕絕良久欲徒手赴敵  
死左右抱止之曰事已至此徒死無益且先令  
公體魄方在積屍中今公又死誰當收殮之者  
公遂俟賊去徒步入戰場得忠烈公遺體潛瘞



錦山山中八月募人更往奉忠烈公及學諭二體而來始得棺殯日夜痛哭曰父子兄弟臨危相失吾獨偷生此天地間罪人何面目立於世乎葬訖即欲從事義兵大夫人號哭止之曰汝父汝弟俱死汝若又死我以未亡餘喘將誰與為命乎吾當先自決不忍復見汝死公於是乎欲從義師則恐傷大夫人之旨欲從大夫人命則又恐失枕戈之義遂閉戶深處晝不見日夜不燃燈米飲罕入口氣息將絕大夫人泣謂公曰吾所以止汝赴義者本冀汝生今汝病將死

等死寧從汝志也公即起進餐粥往請元帥得領本道寺奴之衆遂傳檄遠近收兵聚糧以正字趙守準為繼援將且報體府以本州僧解政為遊擊將以金獐渾高敬身為軍官起兵之日自號以復讐義兵將以正字吳玘為從事官部將吳宥為副將鳳伊貴仁等亦從高敬元者忠烈公之庶弟也亦願以偏裨行公曰吾有病毋弱弟無人救護願叔勿行也敬元曰吾聞兄弟之讐不返兵遂涕泣隨之公亦不復止出師日再拜泣辭大夫人既出門復駐馬下坐握拳



房手曰今日永訣慈顏乃忘授爾日課之學仍從容授之曰人而不學無以為人爾其勉之無負吾意聞之者莫不歎息流涕配李夫人瘞二子避兵安東本家聞公將起義討賊冒死奔赴僅達黃溪農舍公已治兵于本州之折楊樓下矣使侍婢傳言請與相訣公曰我已在軍中不可去夫人又使婢送二子往訣長七歲季五歲公各抱置膝上撫其背曰吾以汝為已死今尚生耶解裏衣使二子傳于夫人以為訣左右皆泣不能視公轉闚至嶺南義士稍集軍容漸振

而糧運不繼士有飢色然公悲憤激厲出於至誠人皆感動終無散意時官軍皆聚于咸安等諸郡公亦往師河東以覘賊勢賊酋清正嘗不利於晉州志甚合兵數十萬自釜山直指晉州必欲雪前憤仍蹂湖南巡邊使李蒼全羅兵使宣居怡助防將洪李男義兵將郭再祐等皆避去獨金海府使李宗仁倡義使金千鎰慶尚右兵使崔慶會忠清兵使黃進巨濟縣令金俊民泗川縣監張潤奮義兵將姜希悅敵愾義兵副將李潛等數十人各領兵來會公見晉州勢急



促兵入城謝遣軍中欲去者留者猶四百餘人  
巡邊使傳令於公使出與居怡季男等合勢為  
外援城中將士見公含哀即戎裝毀已極意慰  
之亦勸公出公終不從蓋意在必死也倡義使  
與公議使佐即梁山壽奉書乞師於天將劉拯  
兵緹書即公所撰也劉見辭旨激烈為之斂衽  
改容而亦無出師意晉州受圍九日外無虵蟥  
蟻子之援黃進金俊民張潤相繼戰沒牧使徐  
禮元恒怯先遁諸軍大亂皆走蠹石樓公知事  
不濟與金千鎰崔慶會北向再拜仍與吳玘金

麟渾高敬兄同赴南江死即癸巳六月二十九  
日也鳳伊貴仁亦赴水死吳宥與李宗仁姜希  
悅李潛奮劔擊賊力盡死公之就義也一武士  
在側見公將赴水泣請我習水善泅可負公渡  
公曰吾以不死錦山為恨今可求生乎汝如生  
還以今日事言於吾家武士即公之隣人也雖  
歲久之後每道此言嗚咽不能已公之遺體失  
於晉江以禮不許招魂葬不置墓事聞 贈都  
承旨 王世子亦別遣官致祭其後加 贈  
吏曹參判無職如例乙未棹楔門閭辛丑配享



忠烈公廉忠祠 今上戊辰湖南儒生白光瑚  
等上疏請公及公身學諭公並 贈謚朝廷許  
之且加 贈公資憲大夫吏曹判書無知義禁  
府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 經筵  
春秋館成均館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先贈正  
二品職然後 賜謚朝典也公初配宜寧南氏  
有二女長適梁山軸次適柳適進士後配固城  
李氏生二男長傳立叅奉次傳言一女適洪鎬  
大司諫梁有一子曼容應教傳立有四男斗一  
斗紀進士縣監斗平進士叅奉斗應傳言以斗

紀為後洪有二子汝濂汝河司諫斗一有二男  
可遠可觀叅奉斗紀有四男可翼可寅進士縣  
監可賓可謙斗平有二男可迪可永斗應有三  
男可臣可久可大可遠以可寅子漢慶為後主  
公祀曾玄以下多不悉記公天姿純正語默動  
止各有常則平居嬉慢之語懈惰之容不見於  
色辭見者皆肅然釋褐十五年僅得一小縣人  
或以坎坷為言則公笑曰人生窮達在天士君  
子處身當勉其在我者而已為文章俊逸整廢  
操紙筆立就起義兵後凡其撤文之及於遠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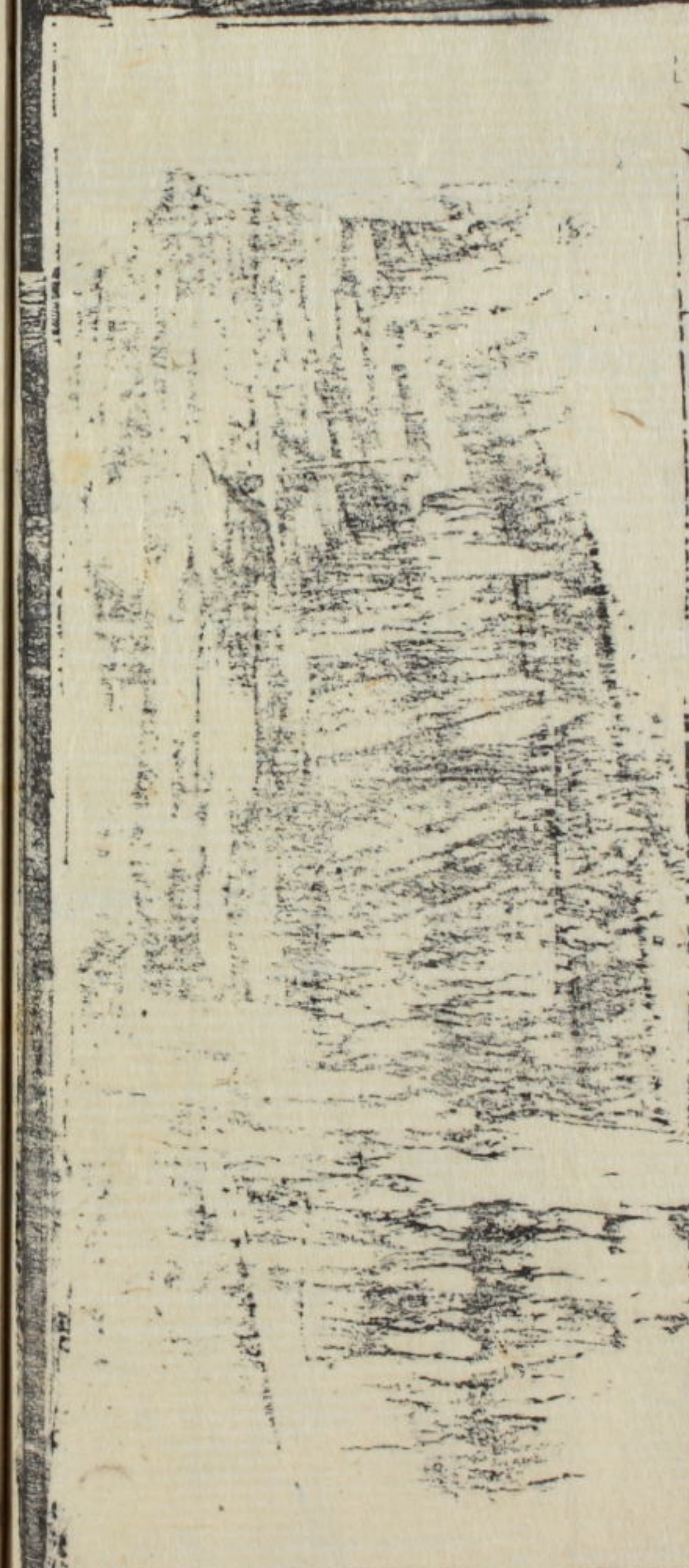


見之者無不於悒流涕其募馬濟州檄有曰投  
袂而起者吾知海外有人執策而臨之母曰天  
下無馬語意警絕對偶天成一時傳誦象村申  
相公欽嘗曰人有才如許終於落拓並與其文  
章而廢之枳其掌綸之選進退與奪如此如之  
何其不召外寇云世之譚者以公之父子兄弟  
俱死於義比之卞成陽而公之妹盧氏婦從妹  
安氏婦罵賊伏劍而死庶叔從奴亦並公效命  
茲乃卞氏之所未有嗚呼悽矣且公於家國之  
讎不忍共戴一天則一死固其志也雖然無益

於事而徒捐其生亦非公素計晉州以一片孤  
城當十萬巨寇其必敗之形不待智者而可見  
然公耻與在外之諸帥觀望甘與八城之羣賢  
併命者蓋以賊銳鋒旣鈍於晉城則餘毒必殺  
於湖南晉城之陷卽所以摧賊之凶威湖南之  
保卽所以為 國家中興之基本然則公之一  
死其處義亦審矣夫豈畫無復之而感慨輕生  
者比哉 朝家於忠烈公所以廢忠節惠者哀  
榮無憾而公與學諭公久未有易名之典士林  
之嚮望久矣及今章甫叫閭並得 恩命將續



正集金華公諡狀 八  
公事蹟上之于 朝以備太常之採而公之所  
樹立卓卓如此有不待文辭之揄揚只舉其家  
狀中人人之所共傳道者序次其終始焉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中樞府事致仕奉  
朝賀南九萬謹狀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

師行權知成均館學諭務功郎高公謚狀

曾祖諱雲文科刑曹佐郎 贈禮曹叅判

祖諱孟英文科司諫院大司諫 贈議政府

左議政

考諱敬命號霽峯文科壯元工曹叅議知製  
教 贈議政府左贊成謚忠烈

公諱因厚字善建自號鶴峰高氏本出耽羅公  
之先世賜籍長興遂為長興人忠烈公早以文



章鳴世歷踐華顯中遭挫擣屈于時庸終以忠  
節大顯聘蔚山金氏副提學百鈞之女有丈夫  
子六人公其第二也以嘉靖辛酉生而警慧  
絕倫三歲能識字六歲始學不煩師承日開月  
益又其志尚高遠與羣兒嬉戲設為士相見禮  
揖讓周旋儼然中度長老見而異之及長承訓  
家庭薦厲操行既娶婦家素饒財待公甚厚公  
於服用之華靡者一切屏去以儉素自飭惟硯  
硯書史夜以綉日已卯中司馬年甫十九己丑  
擢文科朝議以公文學宜置翰苑湖堂爭欲尉

薦之時忠烈公為當路所忌因以並擠公黜補  
成均館權知學諭世共惜之壬辰倭寇大至列  
郡瓦解賊遂長驅北上莫有嬰其鋒者時湖南  
按臣聞變畏縮殊無意勤 王忠烈公與公兄  
冑方屏居光州之舊里謀倡義赴難按臣得  
朝命始領兵行到錦江聞 乘輿西幸京城且  
不守蒼黃罷陣而還一道人心益洶擾靡定及  
其再徵兵則衆皆疑懼所在逃匿忠烈公與朴  
公光王奔走曉諭收拾本州潰卒使公及伯氏  
臨陂公分領至水原以付牧使權公慄仍欲西



赴 行在路梗不得進還到潭陽則忠烈公已  
建義旗為大將矣公與臨陂公實從焉將移軍  
完山有一士人請曰吾有老母願許歸省追屬  
緇援將公奮曰彼可斬也人皆求去何以為軍  
軍中為之震懾其駐完山也忠烈公使公擧麾  
下勇士設伏于鎮安茂朱之境以遏嶺南賊之  
侵犯者已而賊自茂朱還向嶺南忠烈公始整  
兵為北上之計進次礪山乃移檄諸道以達于  
閩西及抵湖西境又聞黃澗永同之賊踰入錦  
山勢益猖獗完山朝暮且急忠烈公與麾下諸

人相議欲先擊錦山賊以救本道遂移兵珍山  
戰士就募者愈衆於是部將士以公為前行  
至錦山與防禦使郭燦分營為左右翼義兵先  
督戰盛賊兵于土城四面攻圍之賊多死傷不  
敢出會日入官軍又不肯助戰乃退師還陣翌  
日義兵與防禦軍並進戰未合賊空壁而出先  
犯官軍防禦諸軍望風先潰忠烈公獨令軍中  
皆持蒲而待以為獨當之計忽有人急呼曰防  
禦軍潰矣義兵亦從而潰忠烈公被賊鋒死之  
公常居前列率勵武士及軍潰下馬整其部伍



欲復戰竟歿於陣中即是年七月初十日也南  
中士民聞之無不號泣相吊臨陂公乞緇徒求  
得公屍以歛之歿已四十餘日顏色如生以某  
年某月日葬于昌平縣壽谷里某向之原始  
宣祖聞公父子之歿甚悼之命贈公禮曹參議  
乙未又命有司旌其門辛丑又因州人上請  
命建祠以祀忠烈公而以公配賜額慶忠臨陂  
公自喪次起兵復讐癸巳晉州城陷投江死之  
公之妹與從妹亦罵賊伏劍而死忠烈公庶弟  
敬兄又與臨陂公同死世稱父子死義必曰諸

首瞻卞成陽而若公一家五六人後先併命父  
子兄弟俱以忠孝義烈著於世則豈非古今之  
所鮮觀也公配李夫人監司敬之女有四男一  
女男長傳霖次傳川文科掌令次傳楫生貧次  
傳良進士女適吳希一妾子一入傳梅三女長  
為錦溪君朴東亮妾次適叅奉張應鵬次為叅  
議俞省曾妾內外孫曾數十人公天資英爽志  
氣忼慨於世之榮辱利害得失泊然無所動其  
心性至孝事忠烈公服勤左右愛敬俱至忠烈  
公溢郡日公纔趨覲而李夫人以病聞忠烈公



不欲公即歸公亦不敢固請俄又有意報忠烈  
公始趣公歸而疾已不可為矣李夫人臨終以  
諸幼為託公哀之曰當為兒小許不復置室服  
除忠烈公欲令改娶公告之故忠烈公亦不之  
強焉少時入庭試見其題乃公曾所私製者也  
憐不肯書呈有親友力勸公曰士子立身不可  
苟也其人又請自用亦不許遂更搆他文寫纔  
畢而時限已過矣有權貴子見公作絕佳大楷  
之欲曲為公地屢以為言公終不聽乃折其卷  
袖之而出人皆嘖嘖贊嘆公自幼聰明強記讀

書不過三遍終身不忘為文詞華贍捷敏壬辰  
書檄諸作非忠烈公手草則多出於公之兄弟  
臨陂公舉公檄文中語以稱於人曰彼即肆然  
有魯連之陷海今日尚矣冀田單之反齊以此  
推之亦可驗其所存云其在軍中公以藐然一  
書生弓馬非其素習而身冒矢石獨當一面未  
嘗見怖色恒言今日之事雖殺身湛宗不足為  
悔方其起兵也忠烈公自書姓名於衣上公亦  
如之蓋以此為異日求死之證也公之死國  
之志已決於初者此可見矣夫豈倉卒殺身者



為此哉嗚呼以公之才之行既策名登朝使  
得乘時展布則經幄詞苑何所不宜其聲施  
之及於世者必不後一時諸名公而顧乃充於  
時論不得一試之於論思撰述之地卒之遭時  
板蕩橫屍原濕以身之不幸而為國之光悲  
夫仁祖朝以子傳川從勲累贈公領議政  
至今上丁卯湖南多士伏闕上章脩陳臨  
陂公及公事行請並賜謚上特許之事下  
太常公之玄孫應翼以其諸父兄之請屬余為  
狀余雖生晚於公父子素所慕用之深茲敢不

揆陋拙謹摭其家牒纂次如右以告于有司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敦寧府事金壽恒

謹狀

太常以忠愍毅烈毅愍入啓以毅烈啓下

有明朝鮮國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

領議政兼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

象監事世子師謚毅烈權知成均館學諭

務功郎鶴峯高公諱曰厚墓碣銘并序

余嘗讀先祖月沙公文集中正氣錄叙輒擊節  
興感于數百載下矣今按鶴峯公狀可謂天地



堂之氣萃于高氏之一門矣公諱曰厚字善  
建忠烈公霽峯先生之第二子集峯諱從厚之  
弟也公生於嘉靖辛酉五月二十二日幼而聰  
慧特異六歲能就學十九中司馬二十九登第  
蔚有文望而為不悅者陰擠屈於成均學諭及  
壬辰倭寇之亂宋社播遷列邑波蕩賊勢亟  
突無敢嬰其鋒者湖南勒王兵到錦江聞都  
城陷方伯者蒼黃畏恟罷陣而還人心益汹懼  
奔竄忠烈公慨然倡義收募散卒使集峯公及  
公領付于水原權慄陣欲西赴一行朝路梗不

克進公遂從忠烈公移兵於完山以遏嶺南賊  
之犯湖右者於是移檄諸路轉達于行在部  
分將士公為前行進討錦山賊感之土城幾獲  
全功翌日賊空壁而出直犯官軍防禦將金成  
憲策馬先遁諸陣望風自潰義軍猶為獨當計  
持滿以待忽有急呼於後曰防禦陣潰矣義軍  
亦從而崩潰勢不可止忠烈公遂殉節公冒矢  
石欲整潰卒復戰亦歿於陣即是年七月初十  
日公年三十二矣遠近聞公父子之歿莫不號  
哭曰皇天不祐失我長城集峯公得公遺體於



積屍間歿已四十餘日容貌凜然如生衣間有  
自書姓名亦可證為 國一死之心矣 上聞  
而悼惜之 命贈禮曹叅議以子傳川叅從勳  
加 贈領議政旌門閭 謚曰毅烈與阜峯公  
同配于忠烈公祠噫公忠孝賦性有行學尚氣  
節在兒時戲嬉設士相見禮揖讓周旋儼然有  
儀及長入庭對題出私製不肯書呈曰士子立  
身不可苟其志撻之正直於斯已可見矣自屏  
居田里世間榮辱得失未嘗動其心得於家庭  
者惟忠義而已是以當亂仗義父子同日而死

兄以復讐將投江而死兩妹罵賊死庶叔敬兄  
奴鳳伊貴仁亦皆戰死世以諸葛瞻下壺化之  
而中朝孫御史稱忠節孝悌四美具者誠天下  
定論也夫巡遠死而安史之兵頌於睢陽城下  
河北十二州賴而獲保公死之後糾義者踵起  
遂使賊鋒終不能大躡湖南者安知非錦山一  
戟之功也歟長興之高始出於耽羅星主曾祖  
禮曹佐郎 贈叅判諱雲祖副提學 贈左議  
政諱孟英考忠烈公工曹叅議 贈左資成諱  
敬命妣貞敬夫人蔚山金氏副提學白鈞之女



也配監司咸平李氏璪之女先公卒有四男一女長傅霖次傅川文科掌令傅楫生負傅良進士女吳希逸側室子傅梅斗綱斗明傅川出斗與斗煥傅楫出斗興為傅霖後斗緝斗望斗南斗遠傅良出吳希逸子以久曾玄以下多不悉記公之葬初在昌平之壽谷里今移于同縣柳村奕坐之原夫人李氏仍舊祔右公之六代孫鳴謙袖正氣錄叙來余請銘余義不可辭銘曰是父之子 父死 國子死於父 雖一時之蹇而亘于萬古

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事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李鼎輔撰  
崇政大夫行知中樞府事兼知春教館事藝文館提學尹汲書



Blank page with faint vertical lines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附重峯狀啓別紙重峯趙先  
生靈神也

臣伏聞天下之勢合則為強分則為弱故善用  
兵者見小賊則以偏師擊之見大敵則合攻而  
克之此必然之理也全羅義兵將高敬命深憤  
李浣逆適不臣之狀檄書之中昭數厥罪言兵  
之際多聚官軍浣也以此嘆之其擊歸山之賊  
不肯添兵助戰防禦使郭燦坐見殺命力戰二  
日不使其兵出救以致殺命無援而敗死殺命  
與臣有約同濟荊江期以共討此賊而與兵之  
官實發殺命臣竊勸高臣以七月二十九日午



濟荆江追懷敬命之言有詩吊之曰東王魏蘇  
百萬師如何無術濟艱危荆江有約人何去擊  
揖秋風獨渡時臣以為國有軍律則澆孽之罪  
皆可斬也臣於忠清巡察防禦皆有素交故其  
擊清賊之日簡書相戒不一而足先覺李汝不  
至深怒而其幕下裨將多叢恣憑之言三謂義  
將節制巡察與防禦進兵之際屢使人促之而  
決之裨將相望不進非臣鳴鼓進陣以促諸軍  
則幾不免為敬命之死矣臣慣見湖西將驕卒  
惰之習置而不責則雖聚兵十歲決無恢復之

理 聖主如欲保全湖西南以為王家府庫則  
臣請假臣以督戰之名斬一防禦使之裨將懈  
緩者又使巡察合一道之力以挫窮寇陸梁之  
勢不致留時引日以誅兵謀則臣請自力於行  
陣也臣不勝惶汗之至

附松江鄭公書

松江鄭先生澈 都體察使時抵書先生

生還忍見今日事朝衣披淚之盡血繼尚忍言  
我尚忍言我梁佐郎山璫來聞兄倡義興師來  
到壺山不惟故舊私情倍深嘉悅 天顏有喜  
百僚動色無乃柝宋之天默佑而然耶勵氣前



進一意恢復奉迎 臺輅惟日望之激謬膺都  
體察之 命將以明日起程而路梗為慮方有  
姑寢之議未知如何出場也紙盡言長姑此不  
宣

高霽峯先生於吾先君議以公生年  
同原也登第同榜也少時政文又同榻  
也氣際相許臭味相合交道未嘗以出  
慶崇厚為少間斷焉壬辰之亂先生死  
節於錦山二子不旋踵而相繼死於賊  
忠孝節義都萃于一家季父海平  
公氣次其事甚詳矣先生胤子用厚氏  
早歲六科監經家聲以青錢選中之



望云與六洲首刊是錄又印詩集心石  
下卷行于世嗚呼吾翁之翁翁今既  
九矣矣而家子弟之存者固已換流於  
夢寐之篇况此錄乎堂之正氣散而  
彌六合之而為一卷書將見亘萬古而不  
滅嗚呼盛哉  
萬曆紀元丁巳歲暮慶尚道觀察使  
海興君尹暄謹書

正氣錄跋文

嗚呼此高東萊父子倡義時文字也吾邦忠孝  
節義萃于此一家父死於國子死於父不惟  
吾邦有耳目者所共聞見中朝之人亦皆知  
之感歎之語至或形於文字間非假區區一二  
談也第其當時飛書草檄奮忠激義之文其詳  
不可得而聞士人之談此父子事者頗以為恨  
焉今讀是帙一開卷而其時所為首末備其勤  
至憂國不計死生之狀如在目前直有令人  
讀未終篇而涕已交頤者後欲有攷觀此帙可



也無狀於縣令公文字尤有所感焉不惟有所感而又有所愧焉公有主辱私有親讎而不能死上有師讎下有弟讎而不能報尚戴頭顱立在天地間天理滅矣人道絕矣執此書而安得不感且愧耶吞聲一慟而類泚隨之誠非為人訛也嗚呼盤楸夜雨轟石寒月忠魂竅魄髣髴如在倘未死目見此賊之平而一過其地招精爽於崩榛宿草之原以少紓今日之感也耶嗚呼悲夫甲午二月日至鎮安俸鄭公所見此書袖之以歸撫玩數日因流涕書此而還之云

鄭經世書

古語有之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此言何謂也驗諸叔世愈信夫士之居平樹願類伸眉抗腕談說道理者何限一朝倉卒鮮能殉志捐軀而顧乃劫勦失措噫其所樹使然歟是未可知也如公父子三人特田間棄大夫爾豈知公者要不過用文字相稱謂至於臨陂公則并與其文字廢之世果有知公者乎否耶壬辰之變河渭橫潰死國難者竟公三父子也世果有知公者乎否耶生則不能使之重國而死始為



國之光公之遇於世何如也古固有殺身而成  
仁者或一代一人人猶嚮風揭烈無窮況公之  
一家三人耶豈不卓卓尤茂哉是錄也奚足以  
發揮公萬一而據茲遺餘猶可以為臣勸忠月  
行先生之以正氣名信知言哉自此世其有不  
知公者耶余益知當世道者誠宜有以培植正  
氣而為一世訓也悲夫

萬曆紀元乙巳孟夏上旬東陽申欽書于終南  
書室

復高恭仁書

辱示正氣錄跋文意甚懇動反覆思惟決難承  
當每念先生精忠大節在天為星斗在地為河  
岳軒天地而亘萬古固不待記錄發揮赫赫  
落耀人耳目然而巡遠之傳韓愈必先下壺之  
贊晉史不沒褒忠顯節固不當如是乎自先生  
窮實到于今經幾星霜一部正氣寂寥未傳其  
之盛皆之欠典而抑無乃有待而然乎昔同長  
老聞先生早歲蜚英聲名籍甚一望知其為公  
輔之人畢竟使先生閑居不甚大用何天之降  
之以絕代文章而獨斬於賊命乎及過 聖輿



播越奮不顧身提兵倡義父子同死到此始知  
天意有屬何者當先生居家教子弟也動心息  
性日勉講學讀一字得一忠讀一句得一孝積  
十年之久見義精深舍命不渝非平日講之有  
素臨急能然之乎嗚呼扶綱常立人紀與古之  
烈士輝煌宇宙天之佑公亦可謂豐矣蘭玉滿  
室餘慶無窮而今又左右以王堂之望暨屈百  
里乃刊是錄其永有辭於後世謹白  
己酉五月十八日 卍承宗拜

吾軒先生 褒忠祠歌引

吾友高君善行曩以海平諸相公為其先大夫  
所著正氣錄叙文見示要余一語嗣末余自視  
不足副吾友所求逡巡不敢承厥后善行手鈔  
建祠 賜祭 賜額始卒存示要余詩若文益  
固余重惟何狀得吾友厚愛不舍如是哉噫忠  
孝大節固名教之首稱而士之景仰思慕無賢  
不肖之間焉矧余與善行有通家之素情義不  
比他人而又蒙求之之勤非外貌為者終不可  
辭旃遂賦長歌一篇以歸之所媿蕪詞陋語不  
能發揮百一大君子盛德至行然其哀傷惻怛



正美集四  
憤懣激烈不自己之意則竊自妄擬於楚之聲之  
衍觀者毋徒曰月蝕是軌也

光州之野彌迤漫衍沃饒曰湖南名部無寺壘  
崑穹崖插雲漢其下極樂之澄湖吞沅沔吞美  
稷百谷粟穎予以薦之簋及簋兮神明又有高  
松鉅竹紫檀赤木杜冲仄栢異樹嘉木冬青不  
變為棟為梁為器用為百工之經營豈惟物產  
之富甲一方民以戶計者不翅數萬以口計者  
什之飛甍傑構參差突兀丹碧髹漆玲瓏照映  
鱗鱗戩戩絃誦之聲洋洋盈耳宛然鄒魯文風

賢才雋士砥礪名行揚于庭自擅歷箕暨濟迄  
艮到盛朝不知歲幾百禩人幾億躬曷不留遺  
祠故廟樹風聲於今初見之寧非非常人遇非  
常變然後乃有非常規嗚呼我公誠不幸胡獨  
際此非常期緬溯靈泚討厥源或云鼻祖耽羅  
疆弧南曜精圓岳鍾英子孫世昌跨航截海動  
星象中間賜籍天冠鄉公之降也寔豐賦弱齡  
已見名譽擅騷壇文章如青錢紅粟陳陳太倉  
紫電清霜凜凜武庫飛揚捷疾驅造化於毫端  
先輩爭稱麒麟鸞鷲出世間後生快觀河圖玄



球發天府內則水天芸藪蓬萊道山出入恩遇  
外則單父鳴琴河陽種花風流惠政幾年袖裏  
醫國手林泉逸興窮觴詠一朝雕題黑齒千颿  
萬舳駕海來東萊城邊先洒忠臣劍頭血烏嶺  
重關失天險漢江一葦飛渡疾河北曾無一箇  
顏真卿二十四郡望風瓦解金城虜卒崩騰  
焱驚火烈勢莫當長戈利戟飛霜舞雪兮白日  
為之寒無晶 玉輦西巡清露急 七廟不守  
二宮交封狼毒虺咬牙閃舌食人為糧長安道  
中流血成川沸聲若雷全湖勤 王精銳十萬

師可惜屬匪村 行宮宿衛草草無完兵 重  
瞳日夜向南望苦待南軍來龍仁一敗不可再  
收拾元戎奔竄匹馬逃生歸舊營湖之人父子  
兄弟怨怒皆思磔元戎誰復號令列郡招殘兵  
已焉哉已焉哉國事已焉哉天柱將傾地維絕  
公當此時仰天雪涕憤扼不能言誓欲捐軀効  
死仗義討賊報 明主獨立一呼四方義士雲  
合兩集爭來赴先築大將壇次建大將旗殺馬  
宰牛祭天地西向再拜起誓師平生玉堂揮草  
如椽筆瀝盡滿腹丹衷寫一檄軍中健兒聞之



無不髮衝冠帳下書生讀之人人涕橫臆由來  
師直者為壯况公忠義人所服旂旄央央陣堂  
堂軍聲遠振摧兇強竚見一舉掃攬摠引軍先  
嘗錦山賊賊壘屹屹如崇岡醜類穰穰若攢芒  
我公下馬據胡床左右列侍文武義士排顏行  
鼓一鼓助以硃礮喇叭并大角小角我師白袍  
素鎧烏號黃間賊虜斑衣薊髻短劍捷砲交相  
鏖尚桓桓鷹揚鷲擊批熊拉豹百里之內猛獸  
股栗遠遁飛鳥斂翼絕鳴號終朝苦戰戰愈苦  
士力已罷氣尚奮揮戈指日日不退舉鞭策馬

馬亦憤天不助順將誰援皇天皇帝天柰何不助  
順竟使武侯營中大星隕哀哀此戰場古今何  
處無戰場豈有父子一日同死國前後兩下壺  
為鴛不敢下狐狸不敢近風雲慘澹澗谷嗚咽  
朝霧冥冥夕日沉沉兮荒原曠野日夜惟聞鬼  
神哭復矢擡櫬日成行英魂毅魄應不戀還家  
直上九霄愬真宰掃滅此賊無遺孽想像當年  
壯氣鬱未洩化作十月長虹貫冰雪巴蜀回  
鑾慶再造功臣閣上丹青濕新構華堂教歌舞  
左對縣君右嬌子獨無當日睢陽城張公許公



名與字何以慰我湖南父老心何以勸我後世  
忠義士乃詢辨章營廟宇申命祠官降芬苾  
霽峯峯前厥位陽楹庭覺殖籩豆潔鄉人聳觀  
闡里閭盛事猶令嬾孺泣奚止焜耀一代起人  
欽固知垂諸不朽傳之無窮百世聞風興起同  
是心無等之山無時平極樂之水不改清我願  
孝子賢孫世世勿替永厥聲

萬曆紀元甲寅陽月之晦安東金尚憲再拜稿

正氣錄跋

余家去東海不三千里年方壯即聞倭躡我朝鮮  
國止兒啼者必曰倭震憐之虞日夜啼之稍長  
從父老悉倭狀且聞

神宗皇帝大發兵助却之鮮國復興城爭地戰  
神往四十年矣迨撫登而賀使者叅判高公  
用厚以其先父正氣錄索序實維倭躡時倡  
義勤三臨陳狗節者不覺三復又兒啼不可止  
也使者父判書公以文士奮兵以狀元死義逼  
真文山而其次子學諭因厚同父陳發長子臨



陔令從厚陳中相失獨脫即泣血與之哀請戮放  
陷授江錄文十四篇判書公五帳下學諭柳彭  
老一縣令公六縣令公追叙其第<sub>三</sub>論公口語  
手筆者二判書公以賓王之文書<sub>之</sub>骨之哭義  
旅響應其初責巡察可為睢陽之<sub>類</sub>簡罵之而  
縣令公加以痛親痛弟自恨言食真一門爭死  
柳彭老出陳復入未與庄將同死儒士安瑛讓  
馬主將步隨死皆烈<sub>之</sub>不經見事判書公既狀  
元為詞林文章特其剛拔縣令學諭皆文科即  
今使者為判書公六子與四子循厚皆進士使

者又進士第一而文科父子五人克世厥美繼  
緒之業當可克棟願獨此數篇炳奕千秋使者  
表而出之志節孝弟四益具矣雖使者為其事  
錄其六維予讀其文序其事故安瑛無文而與  
彭老<sub>之</sub>載不遺事也夫此丈夫所難而况婦人  
判書<sub>之</sub>女又罵賊伏劍並附以章高氏兩世四  
烈有婦人焉固<sub>且</sub>尸祝家乘豈惟<sub>入</sub>國書  
乎

崇禎<sub>三</sub>年仲夏下澣

皇朝巡撫登遠都御史吳人孫元化書



頃緣因運中在 如效道亮言

為弟外務 終送勾吳

諭監 乘我不戒持音 遂長甄

若食 謂天可欺 之直上

重將戲者細細波 然 以賊虜

墨郡心者投窠林 函 史可考

是為親是可惡也 是印百年

至社稷於以忠孝 曾無一个





休養之生長 孤軍深入女真奉  
義氣之男子 中初未嘗大漢自

不知 長 廣 是無策 廣騎三渡北神象北

朝無人之機神可痛矣 歸我  
軍羽後之語不事也

聖上以太王去郊之心 蓋心 出於  
西以皇中寫人執 若不憚於方

形之玉計

翠海驚塵玉色

岳之暫勞

城岷危機翠華遠

形於深乾

天生李景 齒片正賴在

涉於備程

詔軍陸機 哀物又下象

元武

凡有聖氣而含生

忠烈為

聖象

孰不憤極白死

尚務

轉為之醜

悠悠城閣回翔 以異氣

鯨鯢之徒

竊搜箴輔 誠擲有同求



幕燕 雜天只 抄首之 弓必  
 其後 必先洗 進也之 雜保 某  
 其心 惟其 聞事 衆之 皆未 堪多  
 皇者 爲儒 擊中 流之 攝自 後也  
 雞 徒 嫌 犬 馬 實 之 博 者 乃  
 忠 不 量 故 置 負 山 之 勇  
 與 左 義 旅 奮 袂 如 之 煙 批 趨  
 同 榜 意 也 酒 匠 聖 衆 趨 乘

投 釣 之 士 雷 厲 風 吼 義 氣 迫 而  
 統 閑 之 流 雲 左 雨 集 強 之  
 後 魚 非 五 子 忠 多 之 以 同 出 志 壯  
 傍 趨 存 危 急 存 正 之 自 擊 中 臨 躬  
 兵 以 義 名 不 傳 能 戰 守 大 小 不  
 師 以 直 壯 非 所 論 於 脆 堅 志 近 也  
 博 之 圓 島 必 資 積 不 那 守 守 守  
 風 而 齊 奮 一 路 生 茂



志少忘平 或藉以究休 或  
以親也死國 或信以親糖 或

謂處先馳於戎川 習力可及  
釋其不奮則和與為 惟義之歸

有然擇王于親 編增川度  
竊歎與子偕作 魁美西出

康謀川且有信 善敗不已福  
三事亦不豈備也 能福如海語

德方昭於吾台 豪暖道付不  
吟益思取漢家 父代從從何  
作郭字中之對位 想直生我  
見底系之回塞 是用敷心  
力以生我  
腹而証出



嗚呼此

先大夫當壬辰倭難之初倡  
湖南起義兵之檄草也其時  
余侍側身先大夫之援  
筆而親寫猶及見而謹藏之  
得全於亂離今年冬以

聖節使朝 京師旅館寒燈發



篋而觀之 手澤如新而  
音容不可復見矣萬里遠遊  
之中彌深風樹之痛執書以  
泣敢識顛末于茲云  
崇禎紀元之庚午冬十二月  
下澣男用厚謹書于 北京  
之玉河館

余少從家庭聞前輩緒論咸推  
霽峯文章為館閣高手及今睹  
此檄即其倡義日倚馬手草者  
而肆筆成文句對精工所塗竄  
止若而字則益信前輩之論可  
徵也且其行草翩、豪逸方兵  
戈倉卒之際而有安閑之意無



躁擾之態亦可見宵中不草  
矣非器度之大而能如是哉噫  
公之文章不得主詞盟煖皇敵  
而厘葺之肩鼻之墨為帳下兒  
所誦其器度不得端委巖廊以  
贊辨章而徒自見於舍生取義  
之地以為國家光是則豈特公

之不幸世必有任其責者矣公  
之後孫斗紀可觀以此卷視余  
為之三復感涕而識其後

崇禎紀元戊午初夏安東金壽  
恒謹書于朗州累居之坎亨

高





甲辰季間高氏子姓以正氣錄求  
叙跋於當世採觚者吾先大夫之  
以躬行文字書其後而歸之者  
余雜昧讀錄中 霽峯先生檄  
義兵女輒氣化中咽至掩卷而  
想見先生之為人也稍壯見月汀  
尹公以撰碑文述先生文章行誼



允詳於倡義殉節狀赫、如昨日  
事案乃誦義弗輟遂遭國家多  
難益歎忠義之士如先生者不  
作也先生之季胤用厚氏一日過  
余自袖中出小冊子示余且索一  
語為識竊觀冊子即先生卓檄  
文而手澤宛然其雙行句斷行

草道麗所抹改數字而已可見其  
激於忠義吐辭成章初不俟于  
指擢點綴之為而悅悅左為筆  
研間親睹其揮灑涕自較之不止  
如前日氣化中咽也古人謂讀孔  
明出師表而不出涕非忠臣云者  
非虛言也壬辰去今五十稷經年



多愛收而赫鄉小草墨跡如新  
若手未觸者則其護持保存出  
於至誠孝子之用心可謂勤矣  
先生之名當與天壤俱敝久之  
從而傳之獨此字本為高氏子  
之所有不知止於笈業而百  
下豈無錫類之君子護持保存

如今日也余深幸獲睹先生之迹  
而仍念吾先大夫既題正氣錄  
繼以述之尤幸也不敢以不文  
遂書所感于中者以收之云時  
已元月之下澣平山申翊聖謹識





余嘗聞霽峯先生起義時草檄  
真本在於先生之宗孫家無由  
得見矣今年端陽偶差

慶基殿亭官竅即高指南即  
先生之宗孫也出亦其檄草筆  
蹟宛然摩挲玩不勝景慕之忱因  
竊念此草之傳于今亦稀事而後



滄桑世界其不可保或未可必則  
其不幸不但為雲仍之心遂與先  
生之後孫高萬紀模出一本并  
與前輩之記跋仍為較釋付予  
正氣錄末端以要無窮之傳  
歲萬曆紀元後戊辰仲秋  
外裔錦城林聖憲謹識

右高霽峯手書義檄草士或  
有平生臨祓帖蘄以是成名於  
後世然書安能不朽人哉先生  
未嘗有善書名此又倚馬而  
成者若其復有意於作字之  
妍醜而余謂持此昭陵玉匣真  
本則慕義之士摩挲歎息



起執燭奉研之思者必在此而不在彼蓋天下可無蘭亭不可無此帖後以此觀之書不能不朽人而人固可以不朽書士之溺藝者尚心思本末輕重之辨而無益致力於六書以法之間哉先生後孫漢聘示此卷請

案一摺以托名為幸忘僧而顯其後改粒為帖題正而歸之歲康申九月上泮昌寧曹命教謹識



文章拾墨統記脞中之萃  
三考之文是彙之也其理正之萃  
考之文是彙之也其理正之萃  
正彙之理彙之也其理正之萃  
正彙之理彙之也其理正之萃  
正彙之理彙之也其理正之萃  
正彙之理彙之也其理正之萃



嘉慶月旬一  
堂城趙顯  
命





